

Tien Shih Chai hua pao

Bj14C

884T

1

出 齋 畫
日 齋 畫
報 署

問 淳 館 主 人



第壹集上

點石齋畫報

尊聞閣主署

畫報盛行泰西蓋取各館新聞事蹟之類異者或新出一器乍
見一物皆為繪圖綴說以徵閱者之信而中國則未之前聞同
治初上海始有華字新聞紙厥後申報繼之周諮博采賞奇玩
疑其體例乃漸備而記載事實必精必詳十餘年來海內知名
日售萬紙猶不暇給而畫獨闕如旁詢粵港各報館亦然於此
見華人之好尚皆喜因文見事不必拘形迹以求之也僕嘗揣
知其故大抵泰西之畫不與中國同蓋西法嫻繪事者務使逼
肖且十九以藥水照成毫髮之細層疊之多不少缺漏已鏡顯
微能得遠近深淺之致其傅色之妙雖雲影水痕燭光月魄晴
雨晝夜之殊無不顯豁呈露故平視則模糊不可辨窺以儀器
如身入其境中而人物之生動尤覺栩栩欲活中國畫家拘於
成法有一定之格局先事布置然後穿插以取勢而結構之疏

密氣韻之厚薄則視其人學力之高下與胸次之寬狹以判等
差要之西畫以能肖為上中畫已能工為貴肖者真工者不必
真也既不皆真則記其事又胡取其有形乎哉然而如圖書集
成三才圖會與夫器用之制名物之繁凡諸書之以圖傳者證
之古今不勝枚舉顧其用意所在容憲夫見聞混淆名稱參錯
抑僅以文字傳之而不能曲達其委折纖悉之致則有不得已
於畫者而皆非可從例新聞也雖然世運所至風會漸開乃者
泰西文字中土人士頗有識其體例者習處既久好尚亦移近
以法越構釁

中朝決意用兵敵愾之忱薄海同具好事者繪為戰捷之圖市
井購觀恣為談助於以知風氣使然不僅新聞即畫報亦從此
可類推矣爰倩精於繪事者擇新奇可喜之事摹而為圖月出

三泂泂凡八幀俾樂觀新聞者有以考證其事而茗餘酒後展
卷翫賞亦足已增色舞眉飛之樂倘為本館利市計必謂斯圖
一出定將不翼而飛不脛而走則余豈敢
光緒十年暮春之月尊聞閣主人識



力攻北甯

北甯之役中法迭有勝負其城之
收復与否雖無確耗而戰績有可
紀即戰陣亦可圖也此次法兵三路
並進搖撼深山密谷中遇伏即潰
加布長圍以相困比會合奮勇齊
驅一時烟燄蔽空野定不測地動震
蕩百川亂流而華軍已於前一日退
守陞要孤苦疑而克更狡德如善
弈者之爭一先者耳



輕入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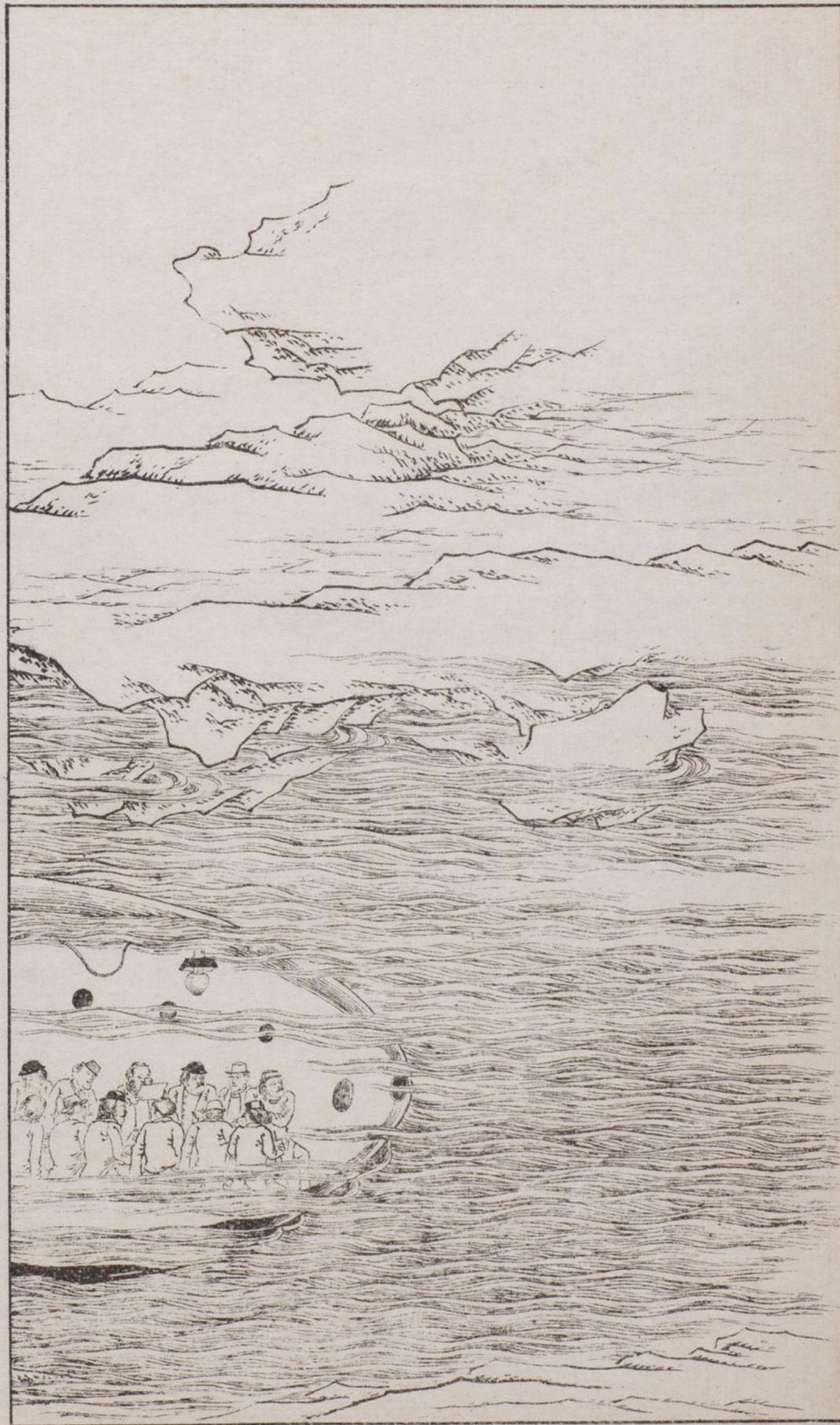
法人攻奪北寧後露布四出舉
酒相賀不惟各埠商人所不
及糾押且使兵將士所不
望也始猶疑畏遠巡而不進
偵探數日知無華兵潛伏
於中遂嚴陣而入嗚
呼虎狼惡獸也而
設阱以待之即極
其跳踴狂噬之雄
而卒以自斃彼不
奪不廢者其亦可憐
然變計矣



水底行船

地球外圍皆是水東西則通南北則窒以日光不到水結層冰故也西人每於人力告窮之處思有以通之美國李哲禮者精格致之學新創一船能行水底蓋知冰山之下仍有水也船長二百尺以銅為質形如卵中藏機器設電燈去前後左右俱有孔鑲嵌玻璃以通外視外附兩輪至船底一在船尾鼓氣入其中便可浮沈隨意而其浮沈之所以隨意者以螺絲旋為樞紐也至於駛行法則不用煤而用油燃火於油機輪環動以此天地之秘俱可昭宣而風浪有所不虞山嶽如所預通行海者如履平地雖古所謂方地行仙當亦無多讓也

五



新樣氣球

巧奪天工說昔有是言今有是
 事以前昔法相爭用氣球以為間
 諜據傳此球之製向以皮為今用上
 好純絲織造而成而中實以藥煉
 之氣下垂以巨人居其中嗣恐球
 落之時適宜洋面乃易坐而為
 船帆櫓具備即隊海亦能破浪
 乘風無沈溺之患夫船可游於水
 底球可游於青空列子御風而行
 猶覺其藝之未盡精純而後來
 者可以居上矣

△甲



演放水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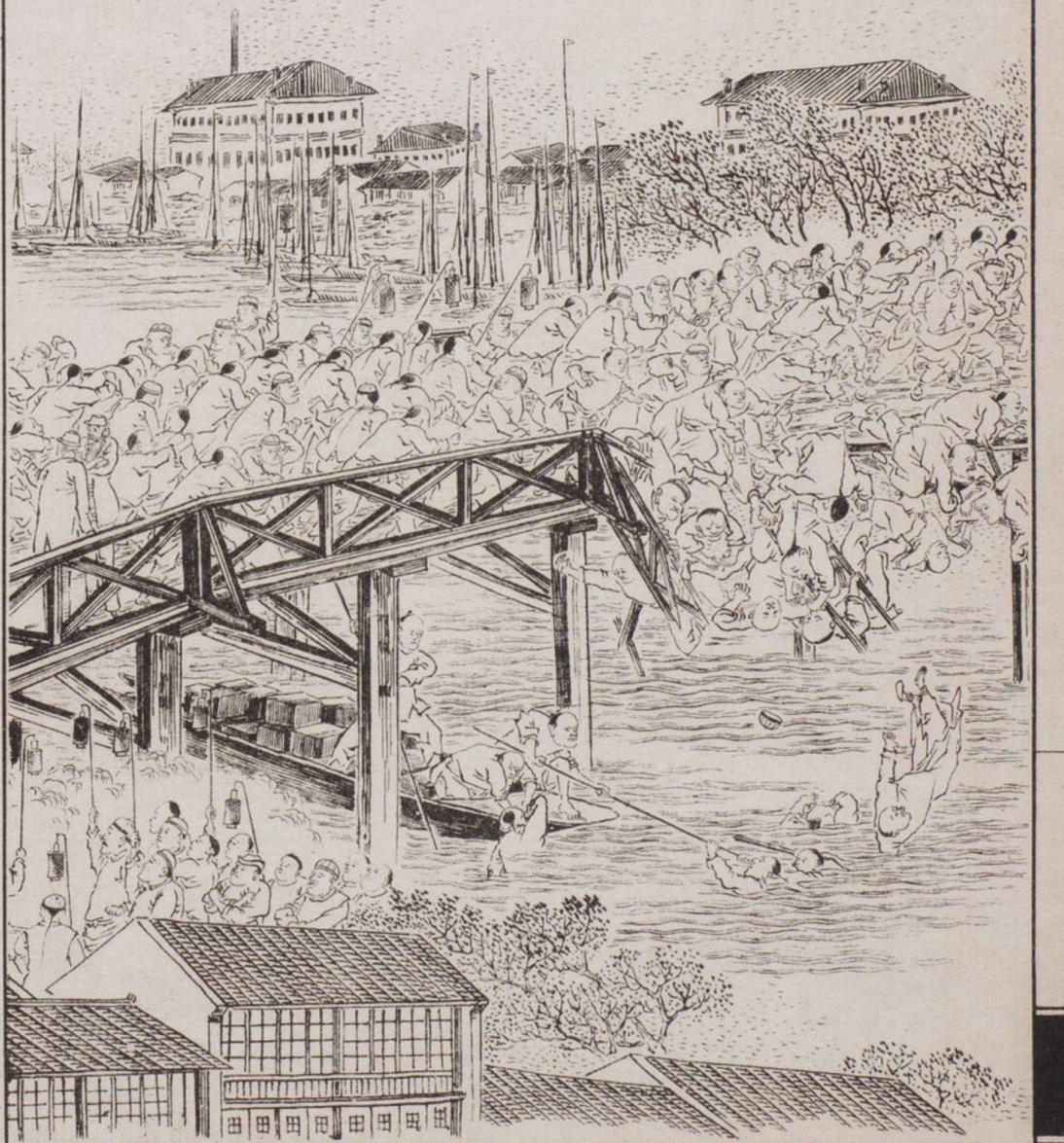
中國與泰西通商事，仿效西法而引
戰守器具則尤加意搜羅出費財難
近來蘇撫衛中丞委營務處某觀察
至江陰防營勘閱水雷是口江心下水雷
三具岸上安設雷相以管線接引兩頭
以通管流約長三百餘丈機甚精妙應
震隨谷水勇及激射五萬餘是誠防江
海第一要務也語曰兵可百年不用
不可一日無備如中丞者得之矣

江陰



觀火罹災

諺有曰：曰三場不到良
 以无妄之災猝然波
 及無益而有損也日前
 澆上老開西首失慎觀
 火者駐足橋上愈聚愈
 多竟有寒不能容之
 勢而巡捕持棍驅人哄
 然思風搖撼擠折落河
 者不下數十人是不獨失
 冠遺履之然也城門
 失火殃及池魚古人豈欺
 我哉



風流龜鑑

向柳尋花酌事也而處
 無異術 每家破
 而身之前者蘇城內天庫前
 高墩上掘出一屍隣近
 喧傳報官請
 驗邑尊飭差查覆知古者係鎮江
 人在其後為夥積年水資作狎邪
 遊之該處一某妓相識
 蜂狂蝶戀曲盡綢繆
 無何金盡床頭
 矣後頓興向一相期白首者
 至此及遭白眼惱羞成怒乃服毒死
 於妓所該鴉草掩埋連夜逃遁噫鏡
 花水月未可認真安得花魁女
 不負秦鍾三千熱腸乎



割肝療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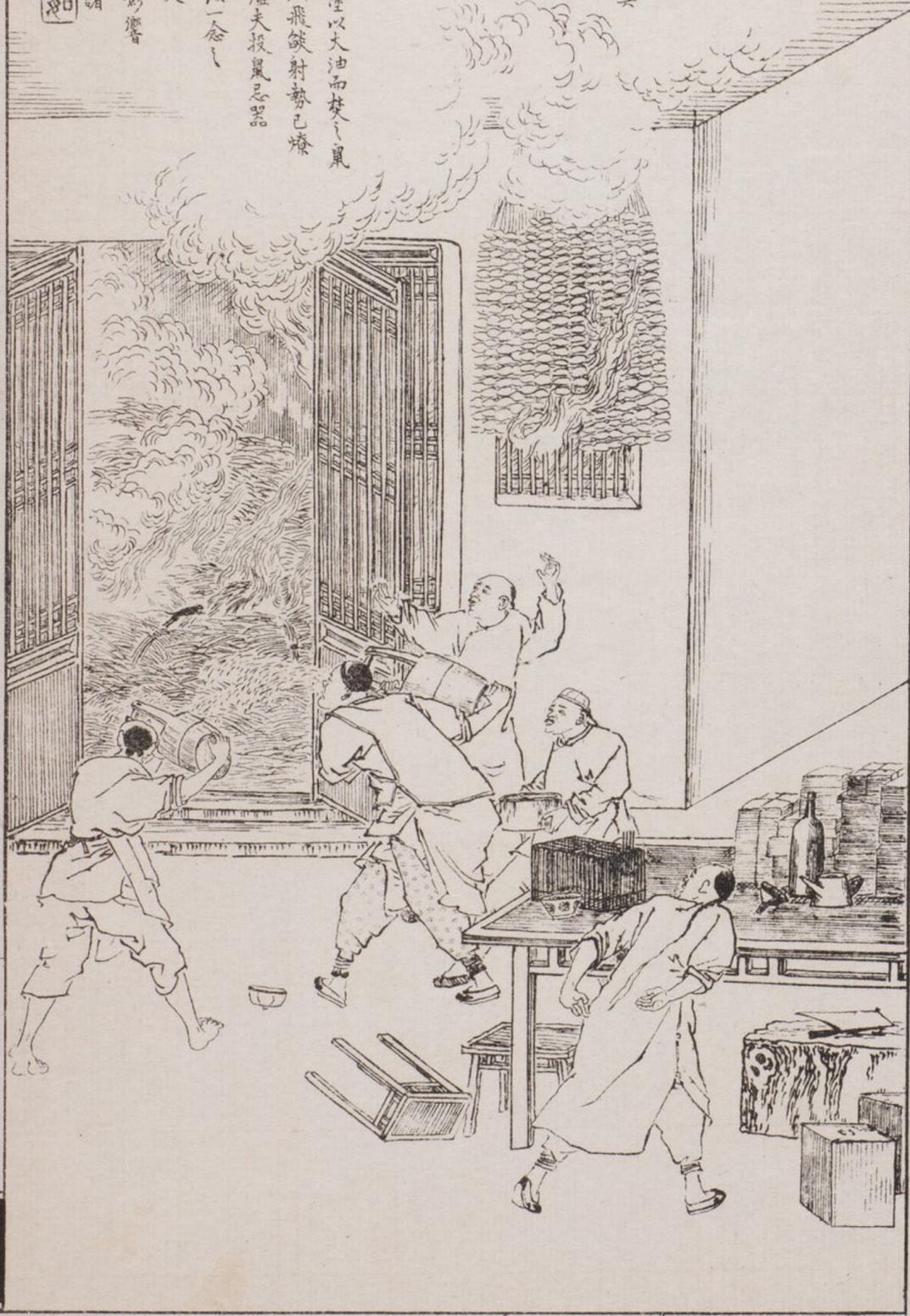
鶴鶴哀呼雲如墨孝子持刀泣血累父年高病已
 亟見願割肝見方竭天地鬼神泣四列慘聞見言徒
 變色白及一揮二眩五節春風頃刻來床席里有聖
 儒頭已暗謂見雖賢未聞道以有博學亦吾謂
 此言理未純即今風俗難遷願讀書與筆知并
 倫自古盡孝祇年其勢當孔棘違圖存竟龍
 比稱其目亦惟以身酬君恩漢陽修述如此其美
 其名曰其氏



火鼠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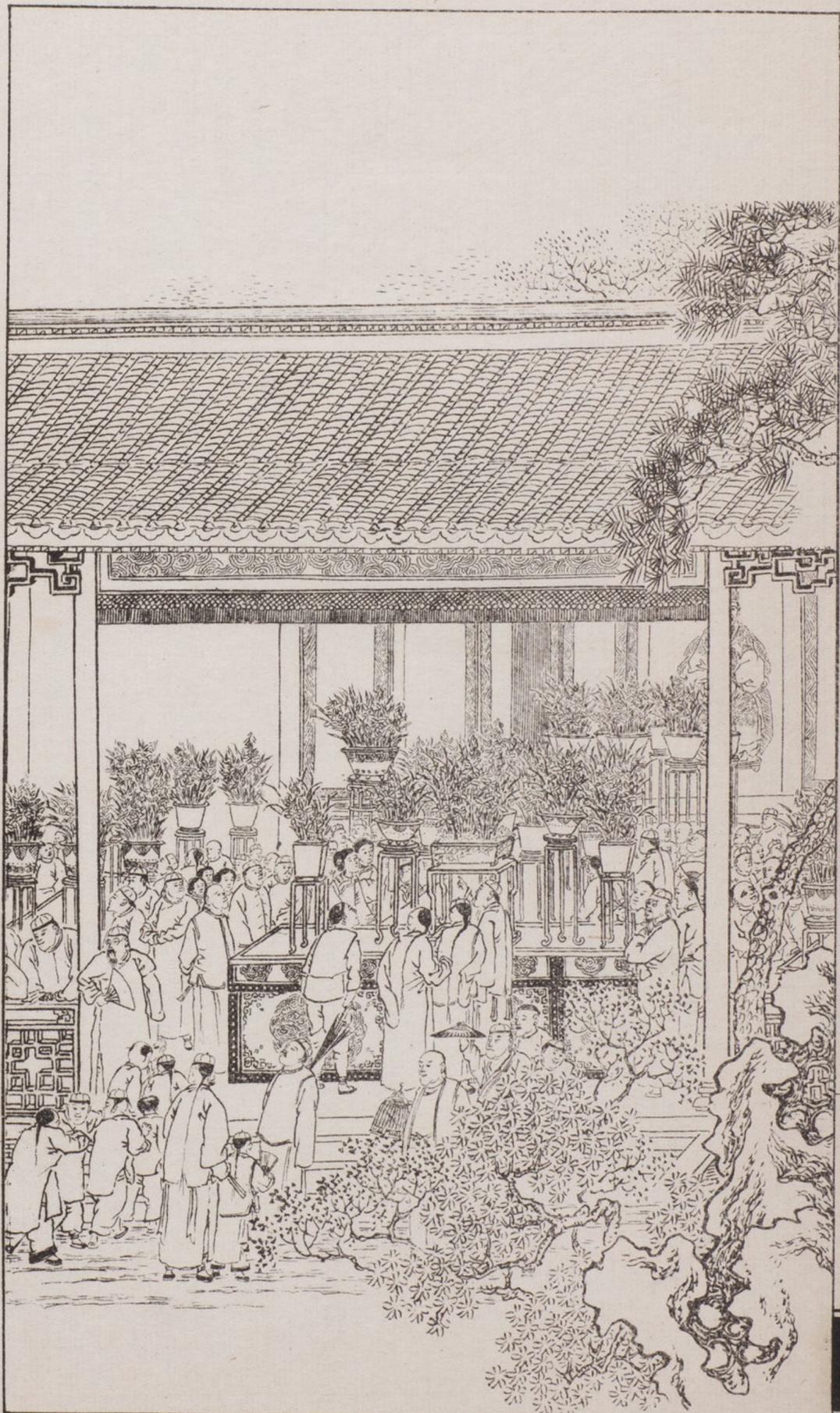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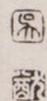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人
 視為老生常談然而其
 中有至理焉
 祥可台天地
 和熾忍修犯鬼
 神忌如近日
 温州火鼠一事
 有足引為戒者
 蒼橋錫箔店獲一鼠塗以大油而焚之鼠
 痛甚宮人柴堆一時烟飛鏡射勢已燎
 原轉瞬之間俱成灰燼夫投鼠忌器
 古人有明訓矣而此君以一念
 忍天即假手於鼠以火
 其廬報復之捷於影響
 則殘刻居心者其鑒諸

又三知



雅集名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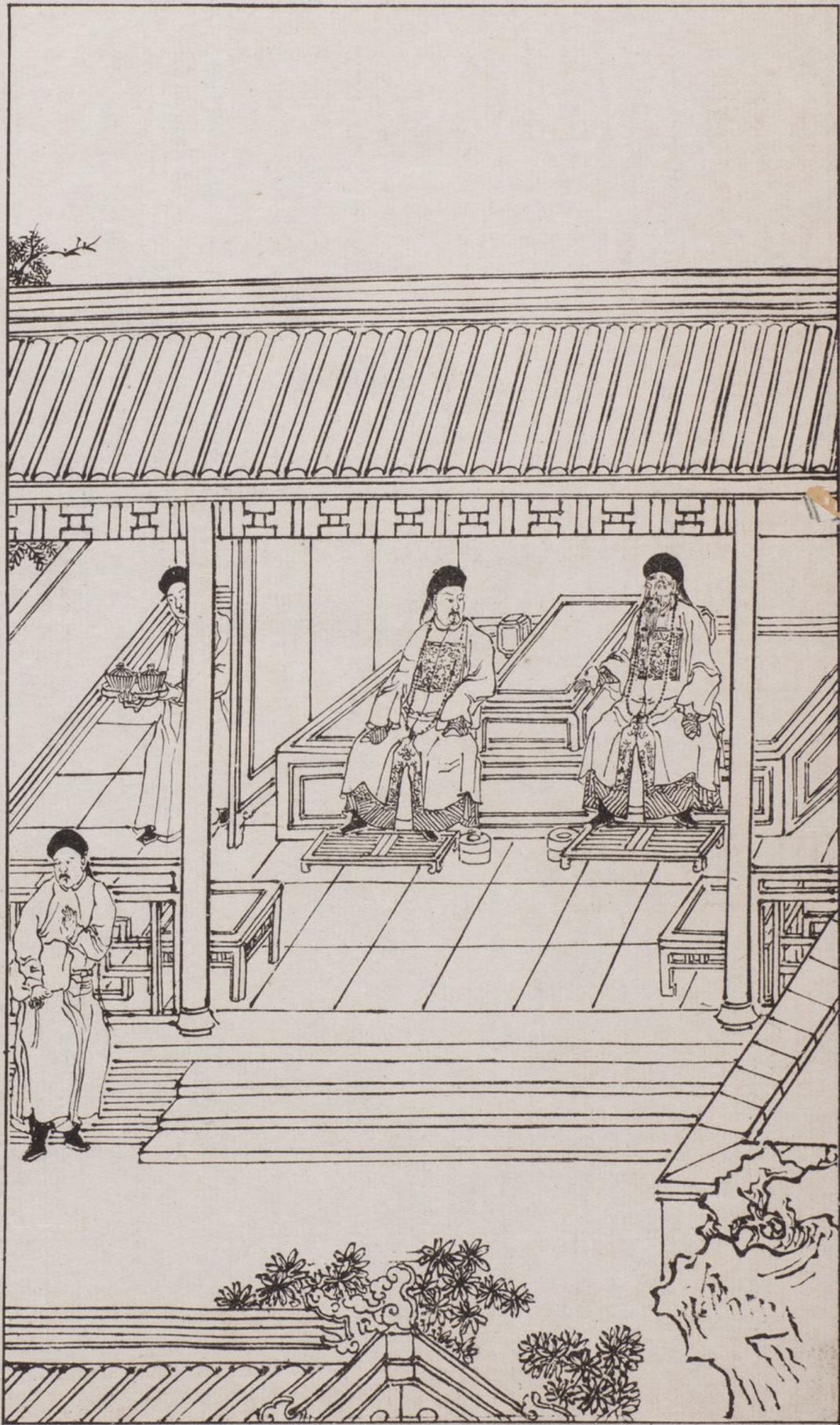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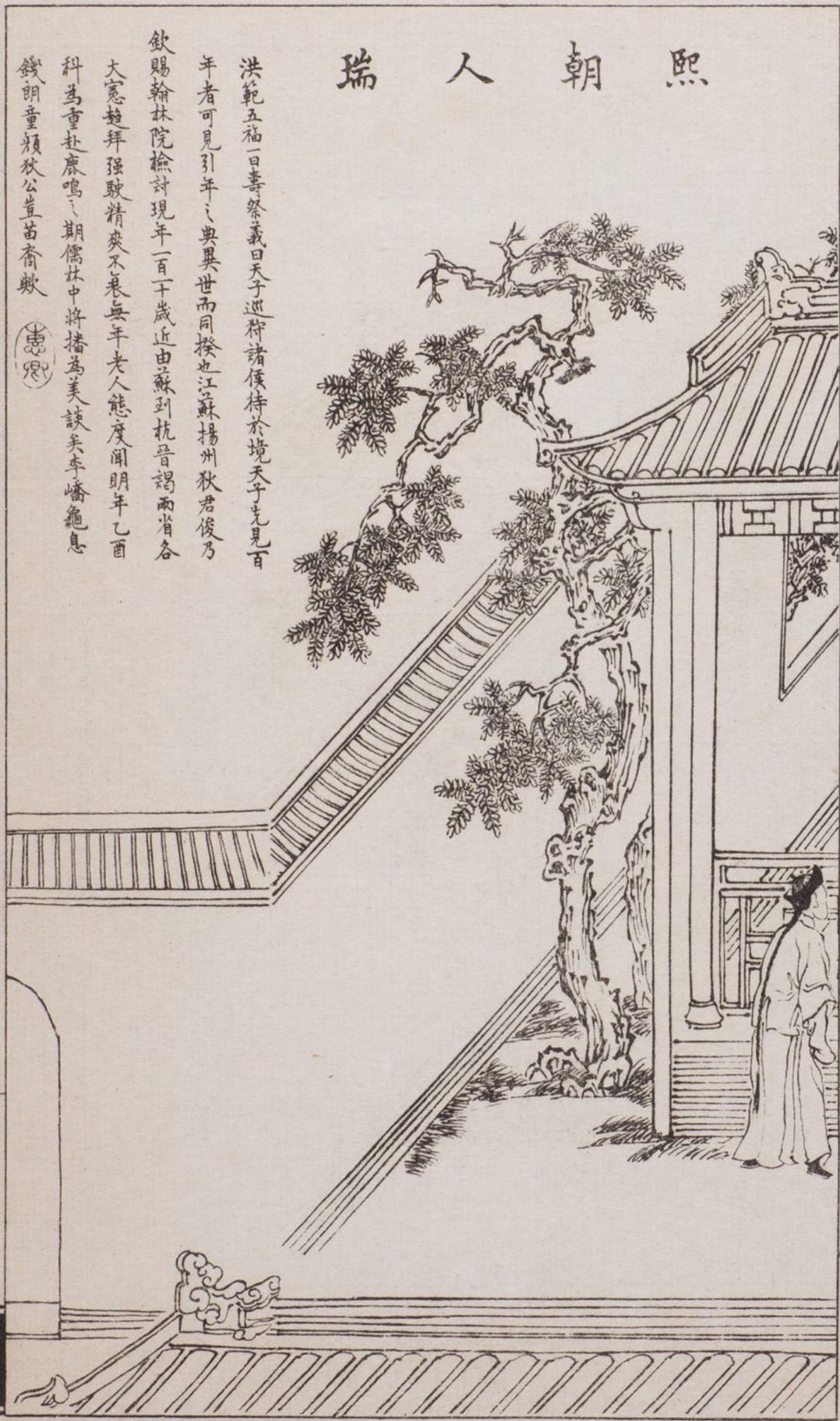
滄城邑廟豫園
內園每年於立夏節
邊歲設蕙蘭會三日
藉娛神而兼角勝也裙
履聯翩遊人如織蘭
品類不一有似梅瓣者有
似水仙瓣荷花瓣者其
餘未辨素心亦登之
選惟一年而數種
皆備是為難能耳
安徽黃州有墨蘭傑於
曩年曾攜數本歸
燥溼其宜寒燠其時莫
放一莖以供眾賞
乃有意種花不其
倘亦所謂遷
地弗良乎



熙朝人瑞

洪範五福一曰壽祭義曰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
年者可見引年之典異世而同揆也江蘇揚州秋君俊乃
欽賜翰林院檢討現年一百十歲近由蘇到杭晉謁兩省各
大憲趨拜強駁精爽不衰無年老人態度聞明年乙酉
科為重赴鹿鳴之期儒林中將播為美談矣李嶠龜息
錢明童頽秋公蓋苗裔歟

惠



盜馬被獲

昔昌黎有詠馬詩曰借問價
幾何黃金比嵩邱借問
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
未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為御曠世
不可求其意為懷才不遇
者惜也京師豫邸有坐騎日可行五六百
里圍人不謹猝被盜去行徑宣武門經官
後拿住呈獻豫邸驗收置加珍愛
夫此馬一得過其主幸矣盜
挾一去幾乎失身而卒一浦望還珠
趙終歸璧夫固幸一又幸矣
士不遇時能無哭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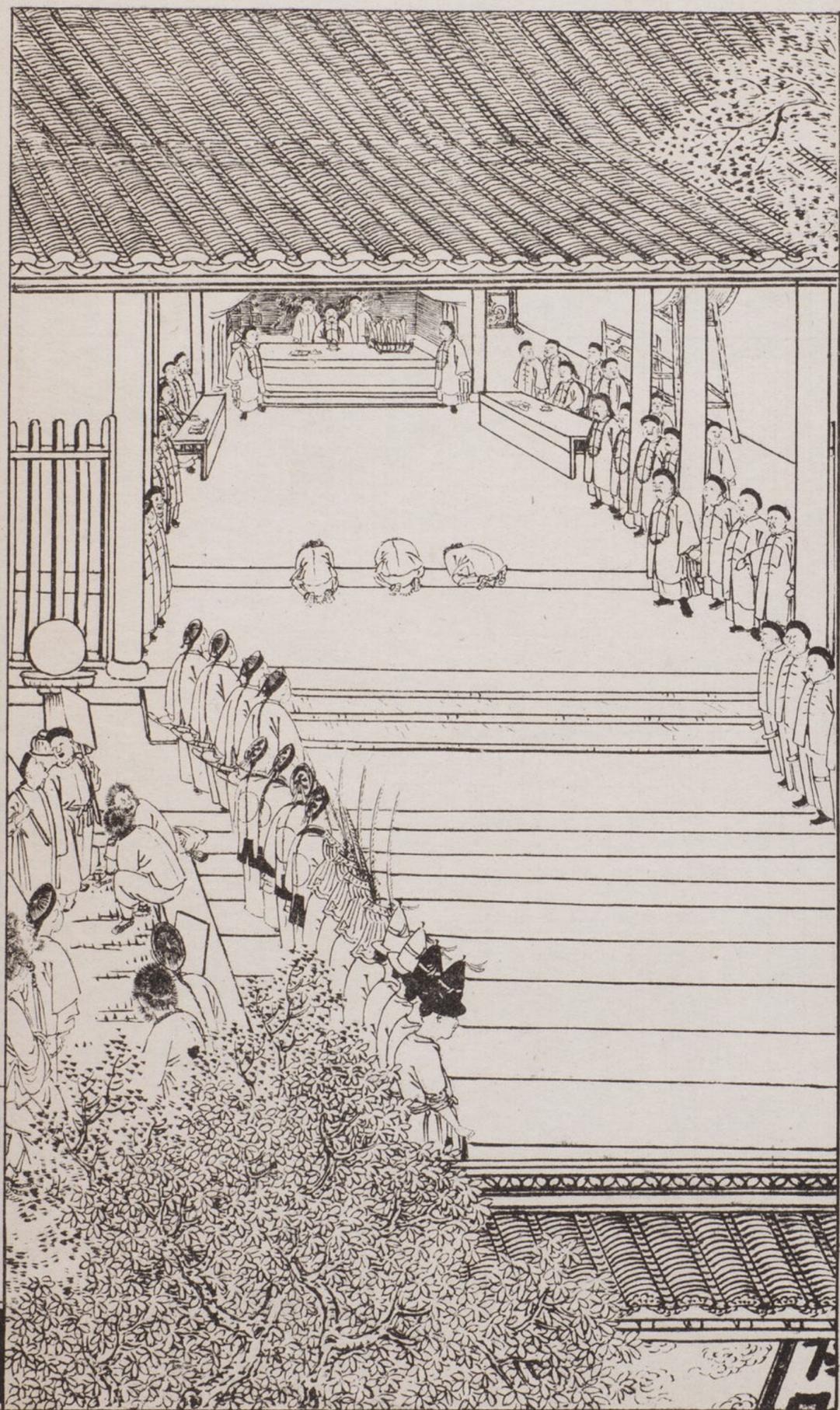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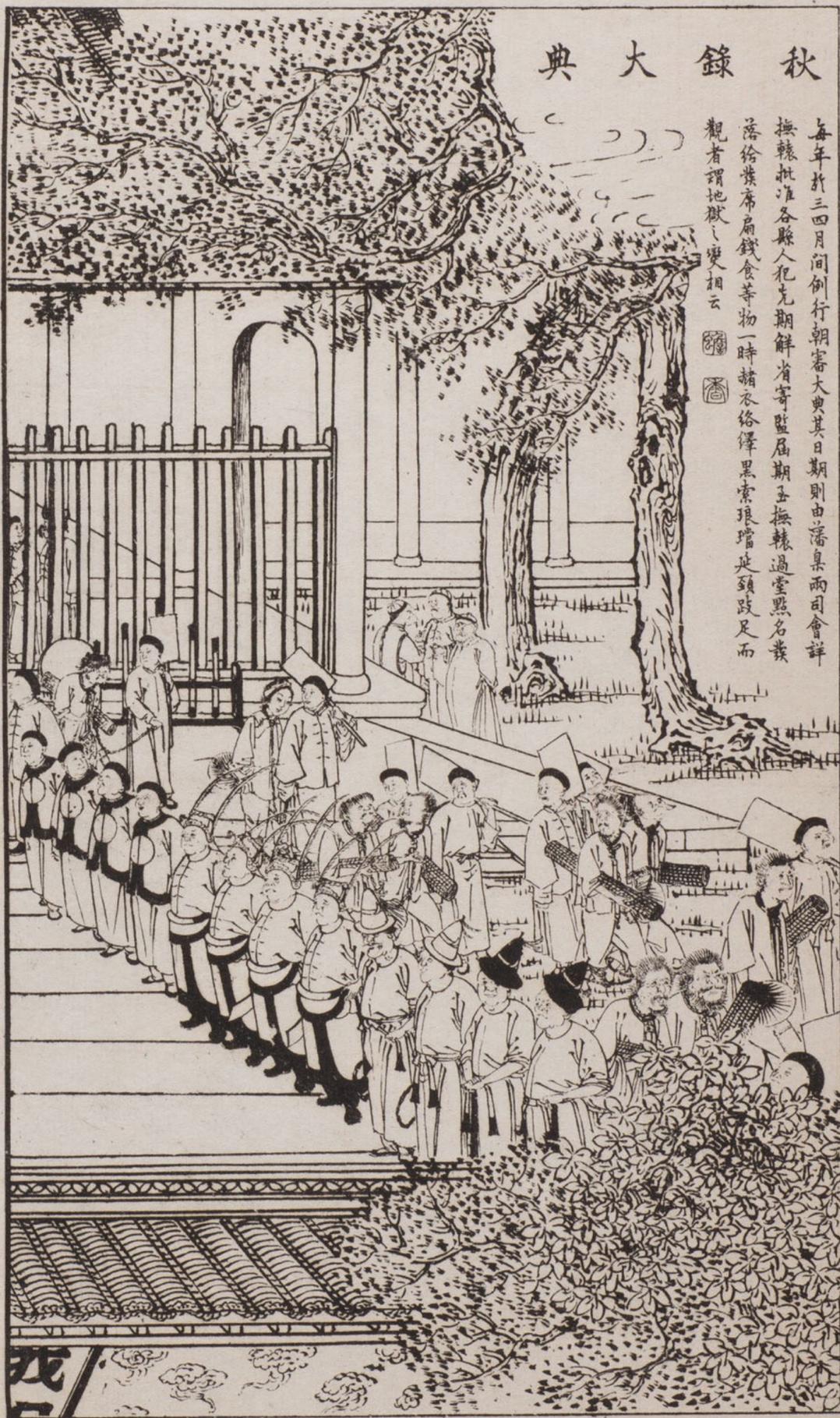


秋錄大典

每年於三四月間例行朝審大典其日期則由藩臬兩司會詳
撫轅批准各縣人犯先期解省寄監屆期至撫轅過堂點名
落給黃布扇錢食等物一時藉衣絡繹黑索環堵延頸跂足而
觀者謂地獄之變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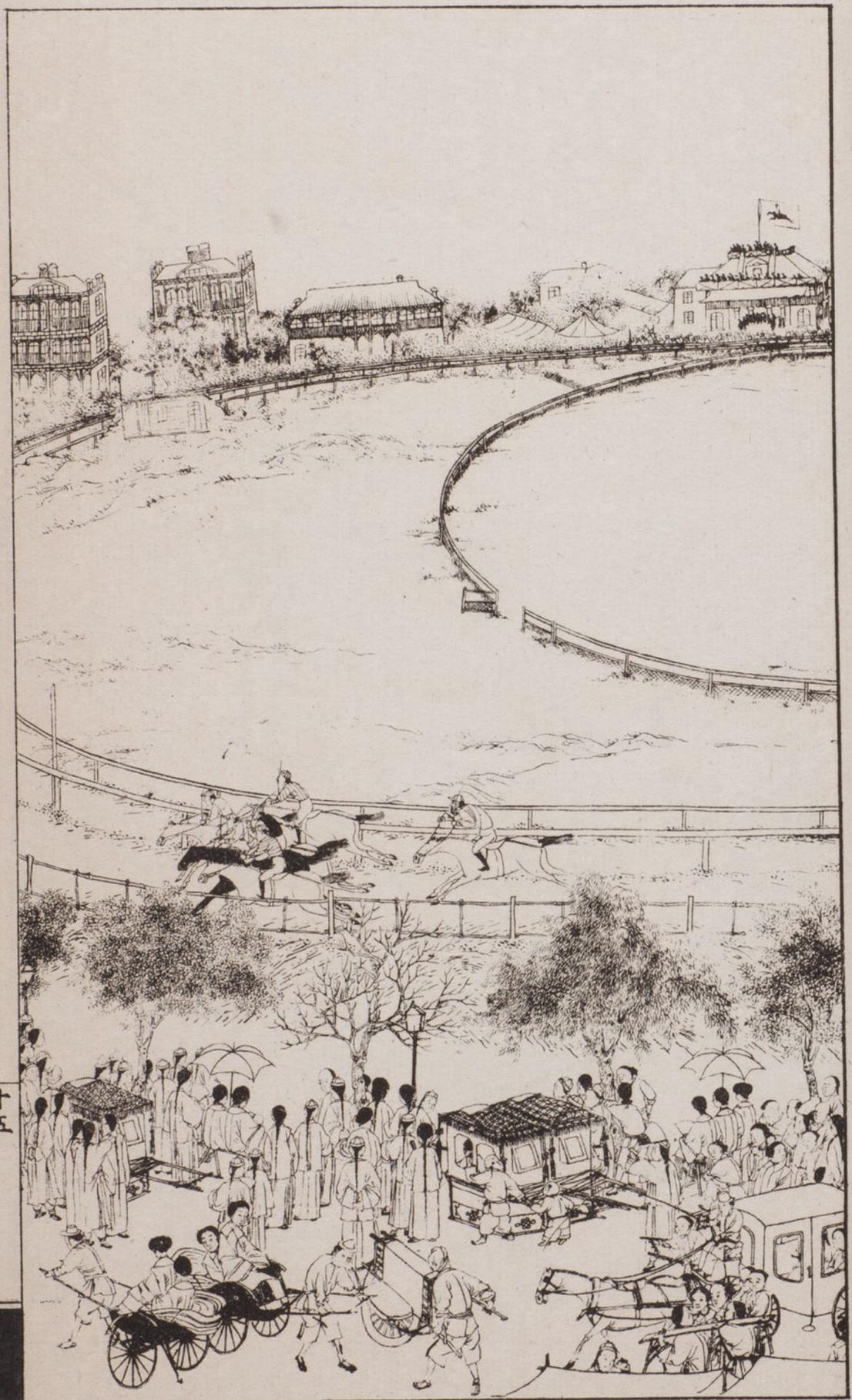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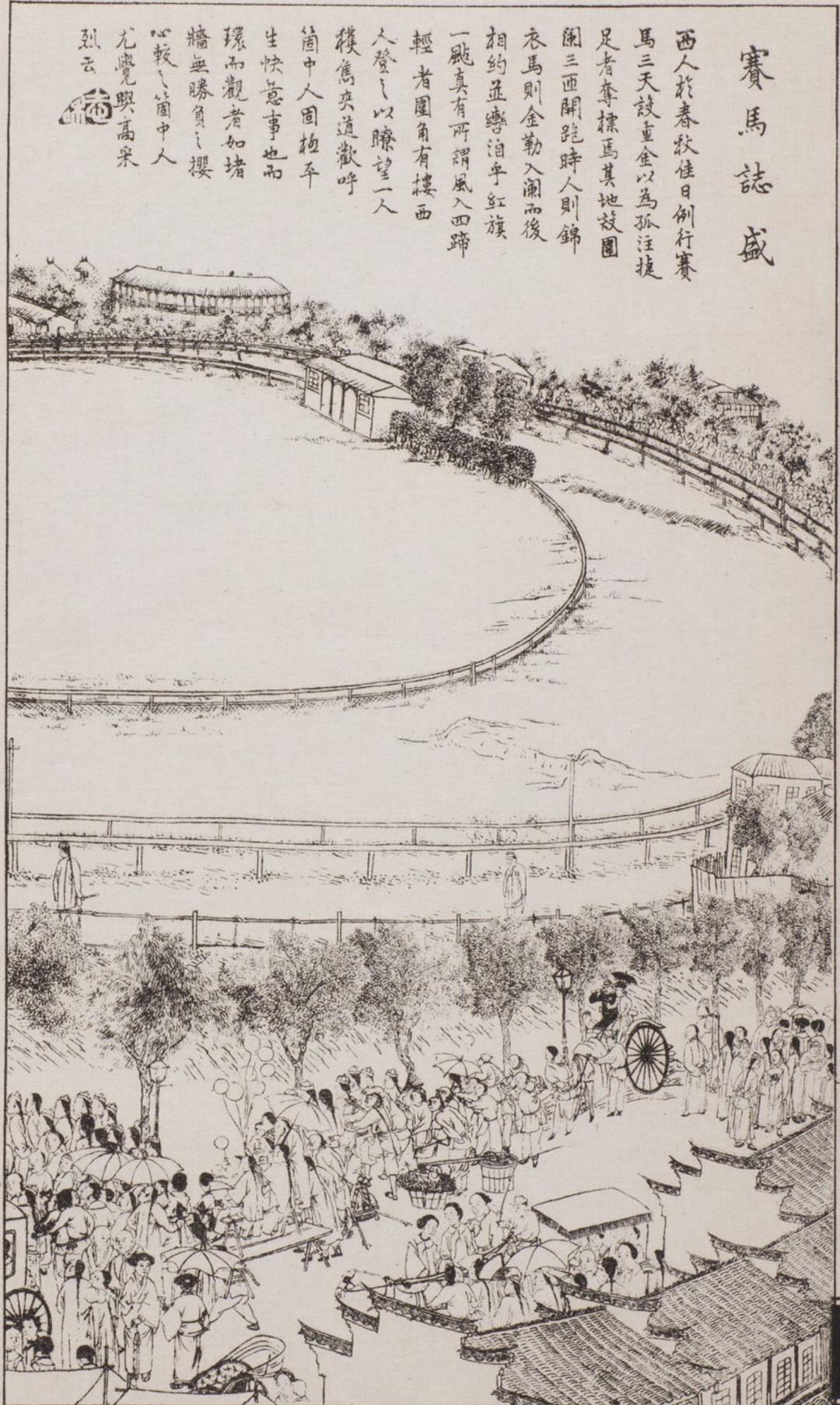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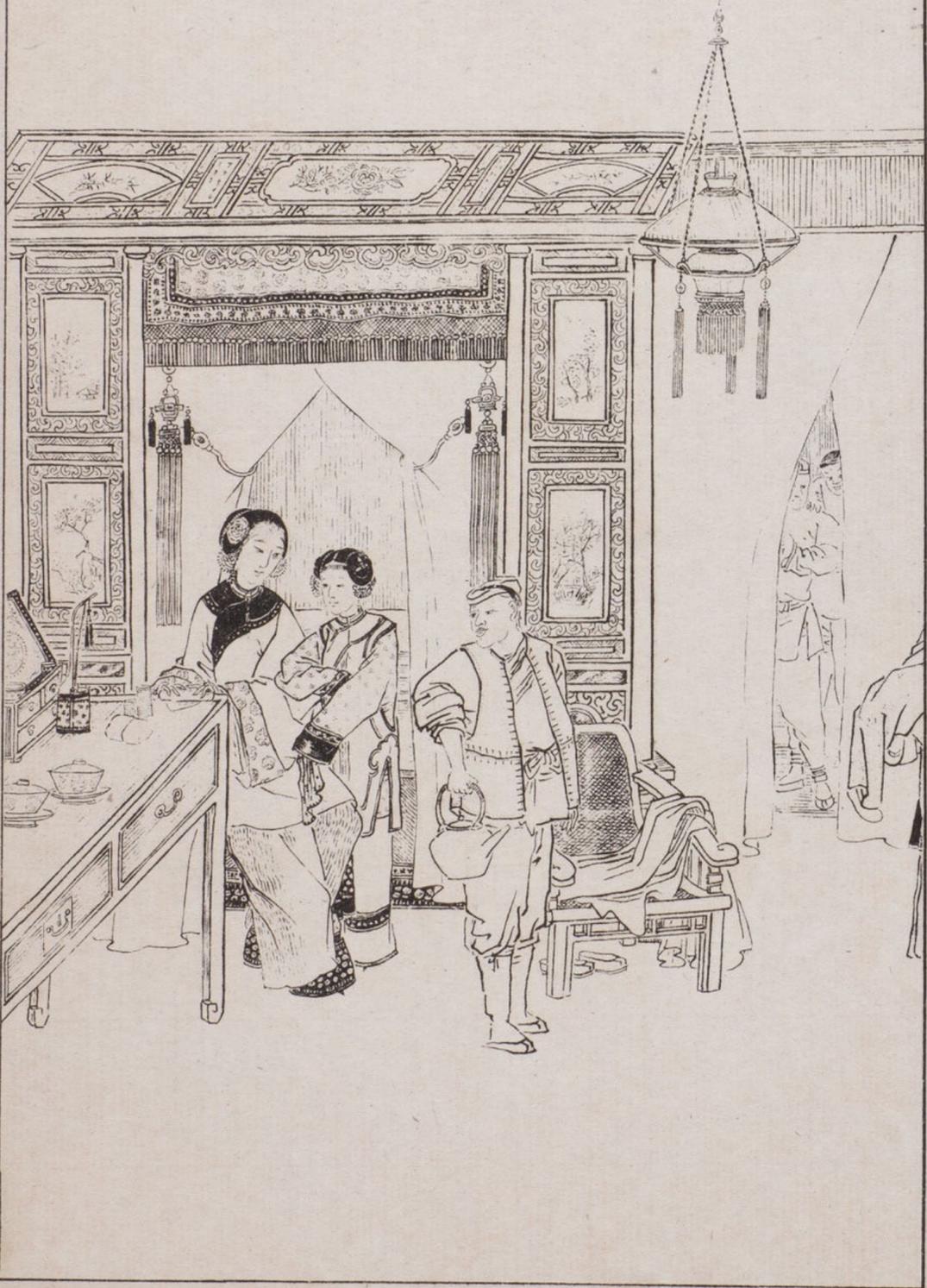
賽馬誌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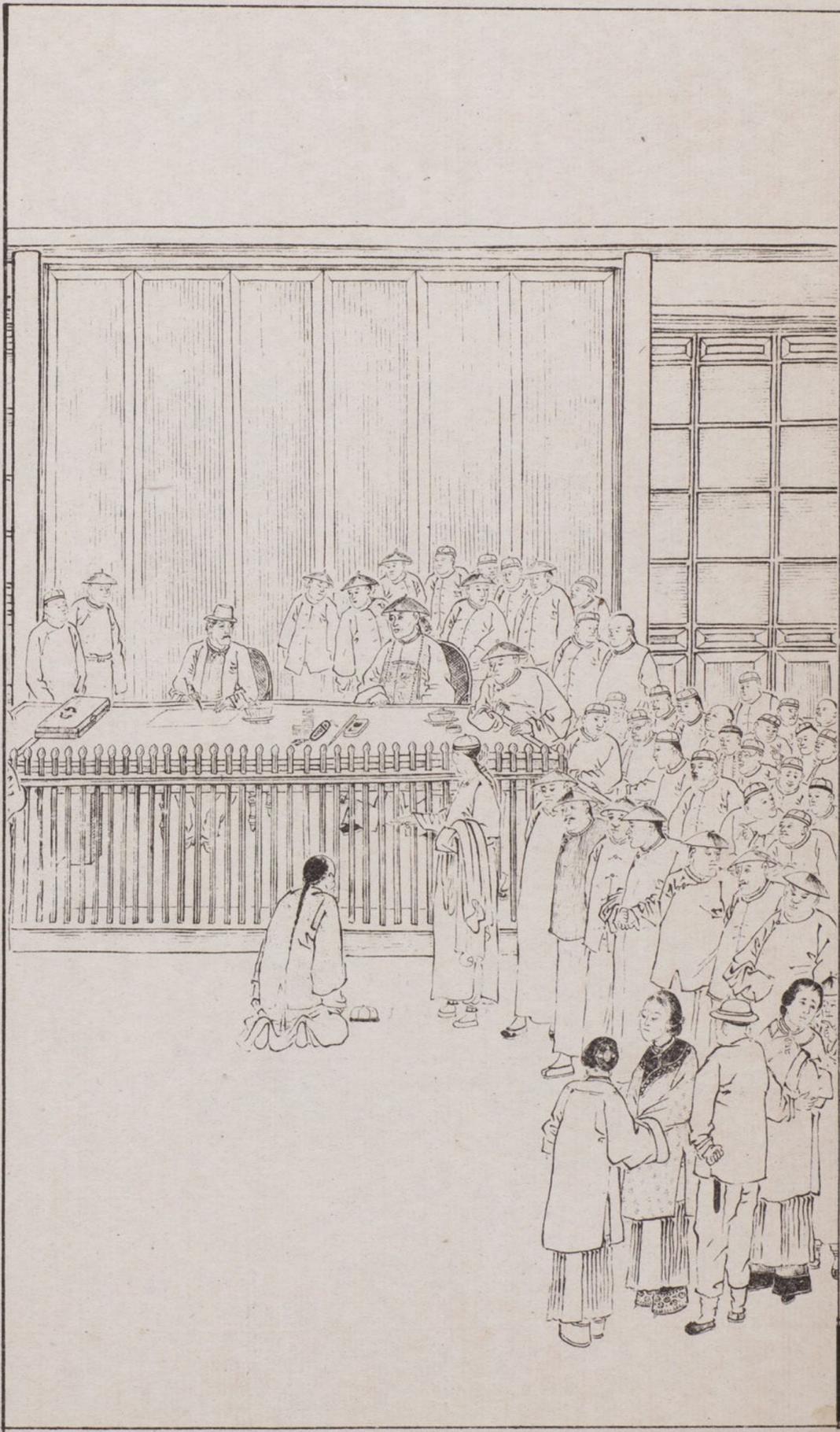
西人於春秋佳日例行賽馬三天設重金以為孤注捷足者奪標馬其地設圍欄三面開跑時人則錦衣馬則金勒入關而後相約並轡泊乎紅旗一眺真有所謂風入四蹄輕者圍角有樓西人登之以瞭望一人獲雋夾道歡呼箇中人固極平生快意事也而環而觀者如堵牆無勝負之櫻心較之箇中人尤覺興高采烈云



行竊尋歡

禮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六字中便有無窮事變無限防閑之意上海南市豆奉行學徒某甲年十八歲無間竊行王洋三百圓潛遊妓院匿三日不出而衣服玩好等物概屬妓處傭人置辦該妓察其行為有不類時下之所謂闊少者於是兩三輾轉傳說而聞於捕房即飭色探往拘送案矣吁行主不能任慢藏、盜賊、女不必辭治容、誨淫而某甲以人欲橫流甘為揭匪探囊之舉圖歡片刻貽玷終身何其不知自愛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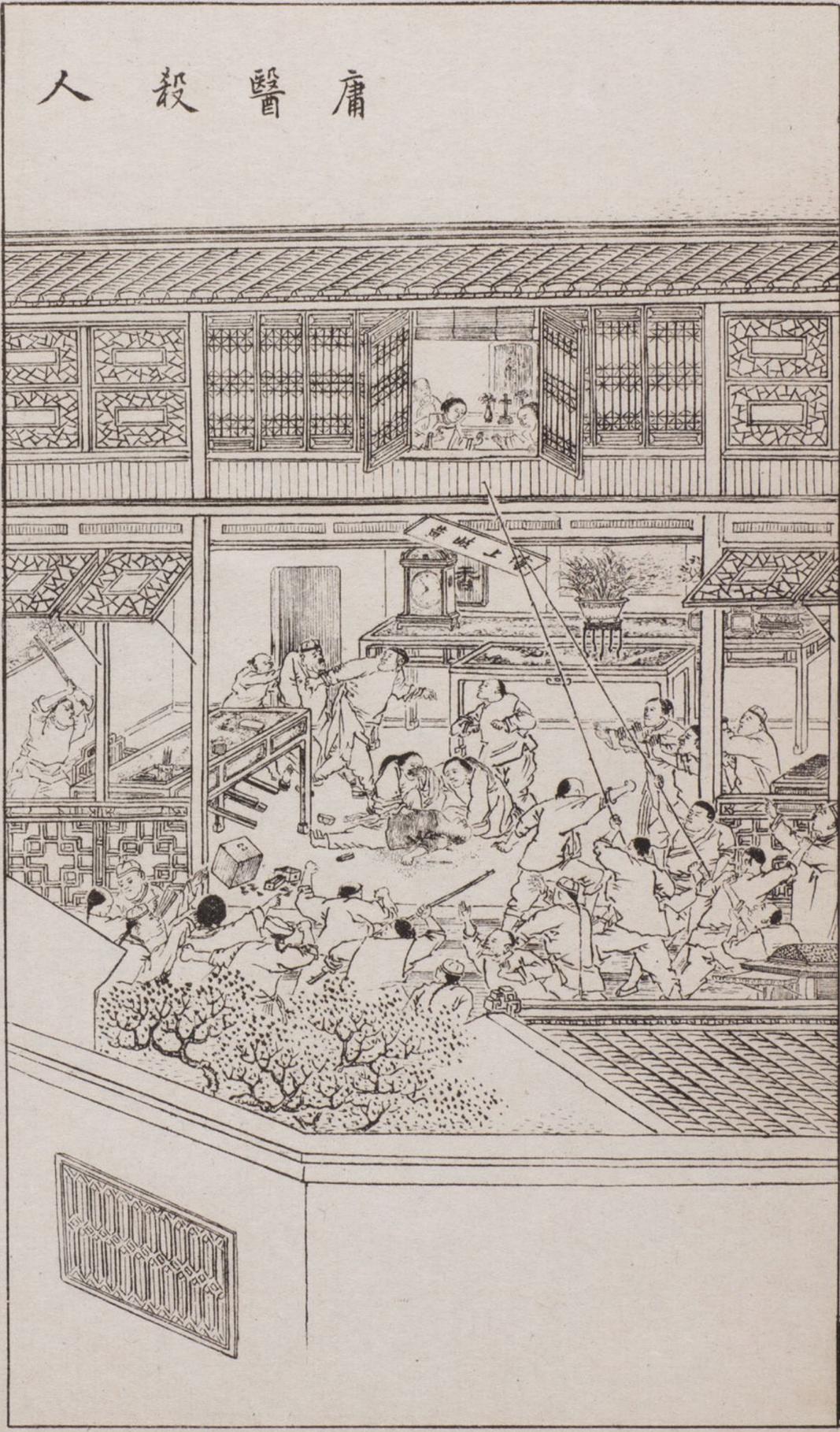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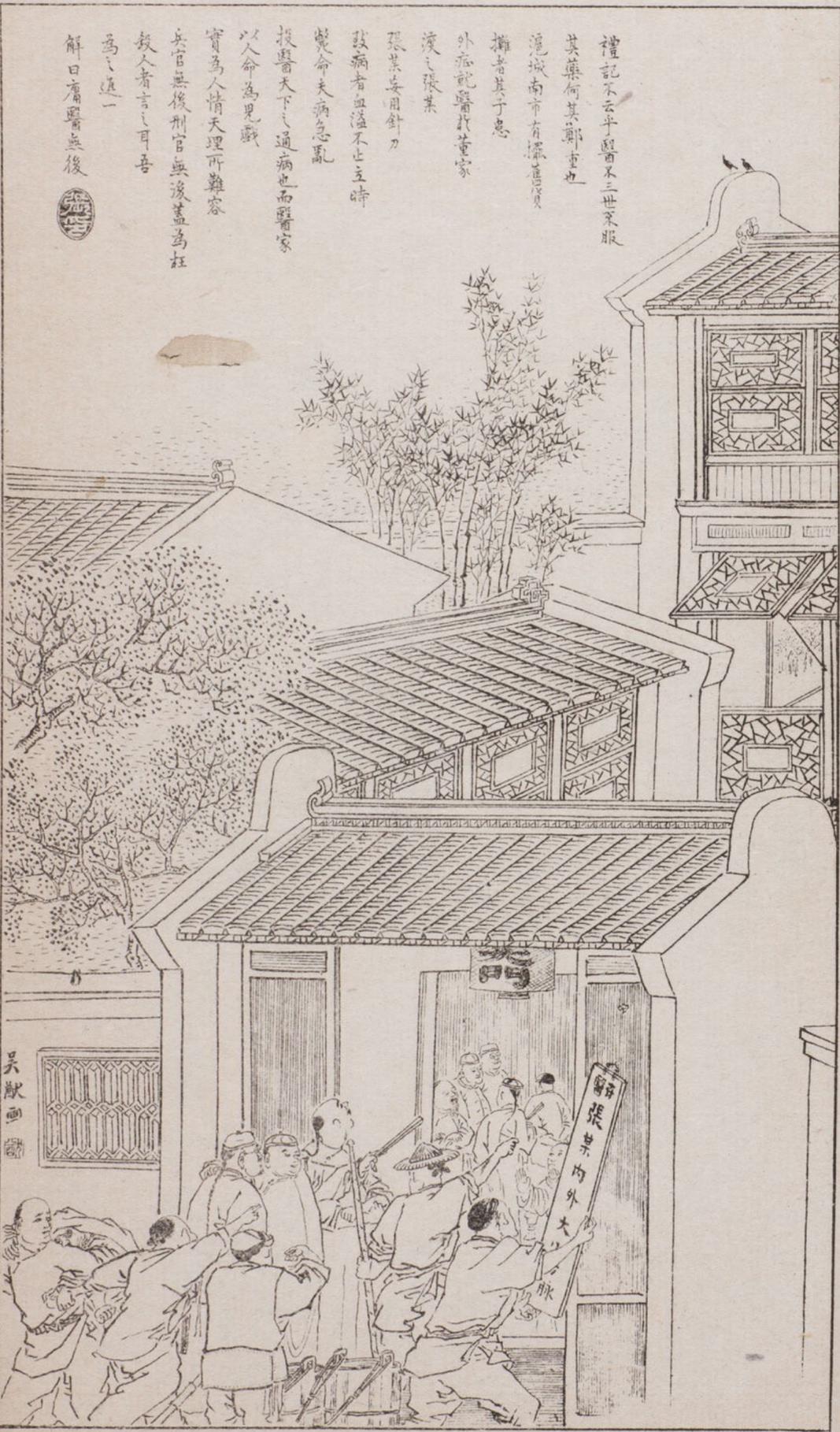
圭玷須磨

其竊洋之計，得言也
 乃父實有應得之咎也子弟
 習業之年，正情實初開之日世
 不之實實地，方見聞不者，思念自不亂
 乃所習既非，且茶又非洋貨，而必置之通商巨
 埠，則所以染濡其耳目，與夫搖蕩其心神者，已非
 伊朝夕矣。一朝夕，是旬伏公庭，乃翁假認賭洋，而此子已
 成不完之壁，是故君子貴知幾，貴慎微。





庸醫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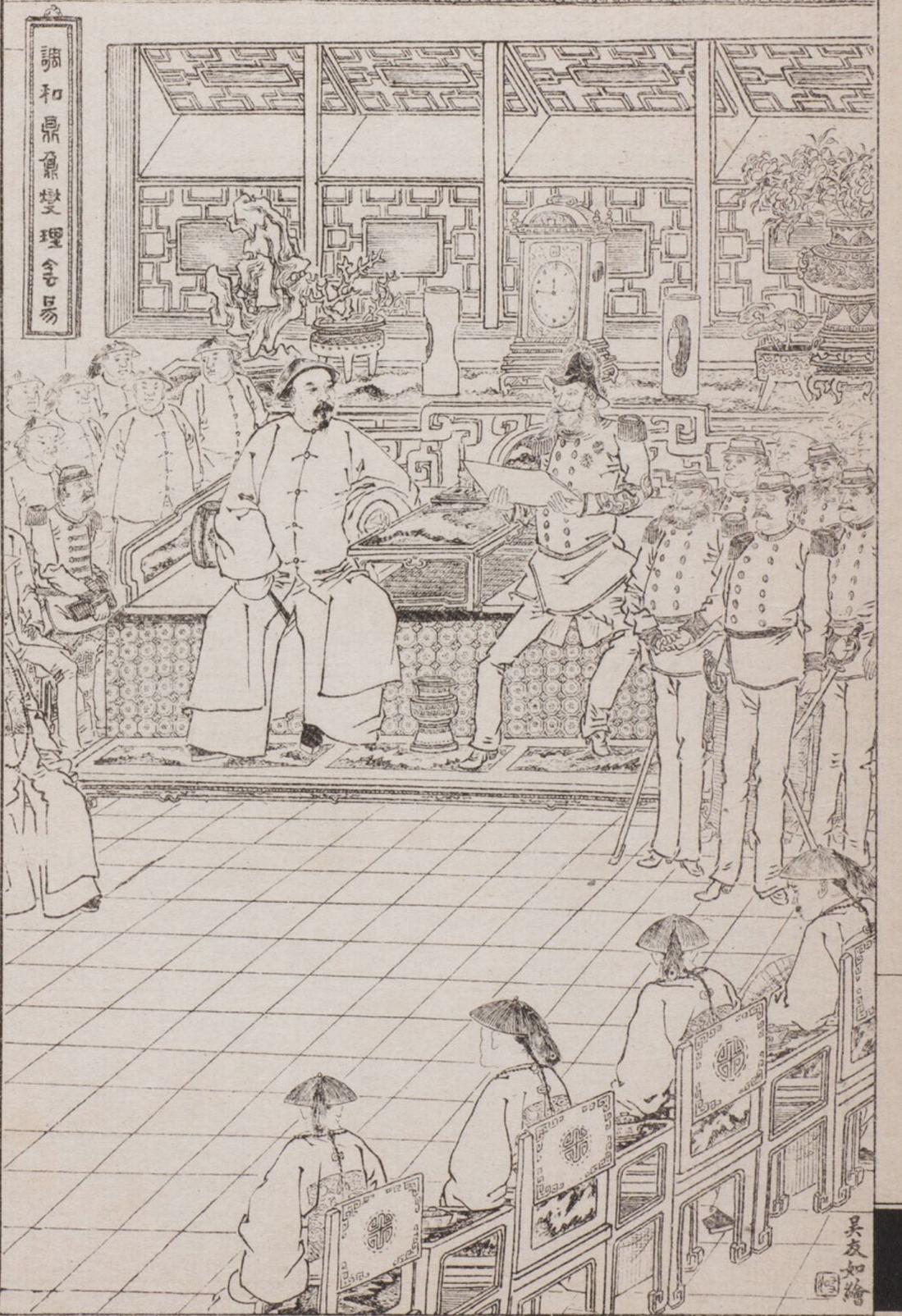


禮記云平旦而食不三世不食
其藥何其鄭重也
潼城南市有探舊貨
攤者其子患
外症就醫於董家
張某妻用針刀
致病者血溢不止立時
斃命夫病急亂
投醫天下之通病也而醫家
以人命為見戲
實為人情天理所難容
兵官無後刑官無後蓋為枉
殺人者言一耳吾
為一送一
解日有醫無後



越事終成

南服不靖
中法交誼
幾有瓦解
土崩之勢
君相之履
懷彌甚士
民之義憤
同深於今
將二載矣
乃忽焉而
天心厭亂
世運轉機
欽命李傅相
與法欽差
福尼兒在



吳友如繪

津商訂和
約言歸於
好化干戈
為玉帛藉
構俎以折
衛國之福
也氏之幸
也



十九

曾襲侯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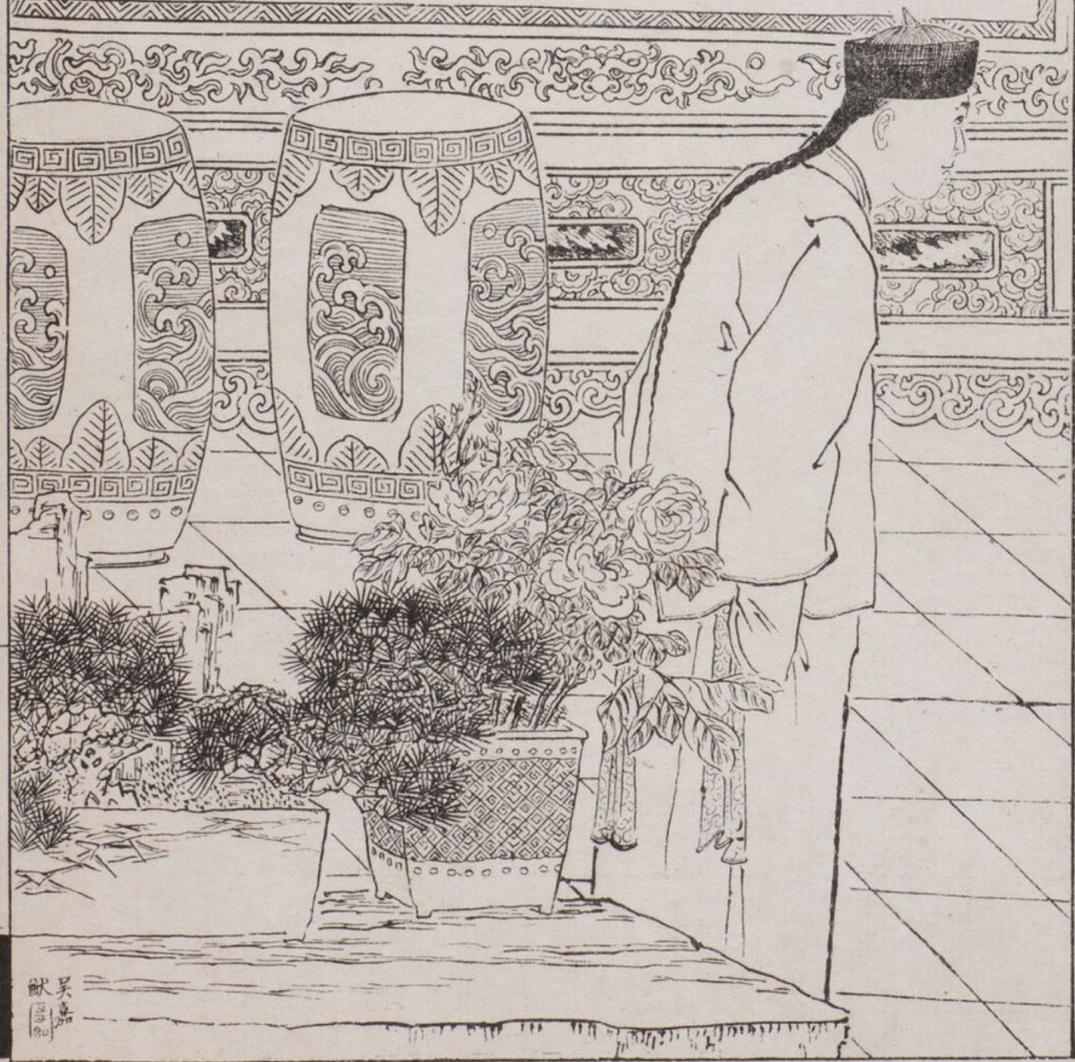
曾劫剛襲侯文正公之長子也籍隸湖南湘鄉縣同治紀元襲逆平飲至策勳舉朝文推文正錫爵一等侯文正薨今復襲寫光緒初奉西各國請放大臣駐其國以聯交誼朝廷知侯通忠學

命東師旋出使英法其時俄與我有隙伊犁之事前使俄使者辦事不稱昔聞調侯往遂訂和議亞之約越南之役旨下廷議主戰主和者各執其說惟侯則謂實力備戰以保和局觀其致李傅相書字之超稜針見血其智周乎全局而其利害所伏直綜乎十世百世而推其重輕斯真柱石之臣也爰謹敬繪像以饗世之傾心景仰者



致李中堂書

敬啟者許久未奉賜函電報亦甚稀簡或謂辦理法越之事約意與鄙見不諧為此言者不獨不足以仰賴賢哲抑淺之乎量某夫中堂任重鈞衡智周全局總計各省兵勇訓練未成驟擊動敵尚無把握是已不欲輕啟衅端此老成持重之見宗臣謀國從古如此某則欲實力備戰巨保和局至於不欲啟衅之心未始不同某居西洋五年總營此事亦逾三載明鏡暗察以為火項索之已則者厥有數端法人之性欺軟怕硬雖夸大而喜功實燥急而畏難輕于發端忌于持久吾華備戰愈顯則了事愈易傷戰過遲法人既已獲利則吐出較難一也法人之風心非徒往越而特欲已越為根脚耳粵邊之煤礦漢中之金礦無不垂涎此間人之著作多可為證然則吾輕讓屬國即是自撤藩籬二也粵昌江經海防以入海口有島名曰倍達隴為東方極好船塢法人欲建為水師總塢吾華後患何可勝言三也英人垂涎于西藏俄人垂涎于高麗官視我因應越事言為進止琉球無甚關係予可也東京乃臥榻之側亦不聞問豈不招各國弱小者之嘲笑強者之覬覦乎四也我之懼法不在陸而在水不拉漢粵一隅而拉沿海各口然英德俄美已訂私約倘華法開戰四國雖旁觀不助然不許法人封禁通商海口亦不許輕擾通商各埠如此則法人逞志甚難知難則易退或示已不讓正所以遠其退也五也法之本國朋黨相競政出多門非各黨同心斷難成大功于數萬里之外而各黨求成參商絕少齊心之日六也法人于西洋無一友邦內顧多虞則遠謀易發七也我若謹慎太過則人視我之國不如馬德喀喀斯喀小邦視我官兵不如劉永福李鴻章之子遺也此辱何可忍八也某思于此數端者是已始欲堅持備戰之議惟備戰稍遲法軍進據之地已多未進者尚復耽耽已據者更難驅逐如能就目前局勢劃分界限大致巨紅江為根江之上游則我渡而南據未失之地下游則法渡而北據已得之地據者名為保護實則拓地耳我仿駐藏之例奏派駐越大臣統帥旅巨鎮之府縣之官仍用越人我操船涉之權仍命越王頒旨敕諭整頓商人具日法人廢保護之名據其所得而有之則我亦據所得而有之不能言我佔屬國之地而讓其蓋知其勢之不得已也先抗險要巨拒強隣實目前之急務雖不能悉防後患然禍發亦當稍遲聊陳所見敬維論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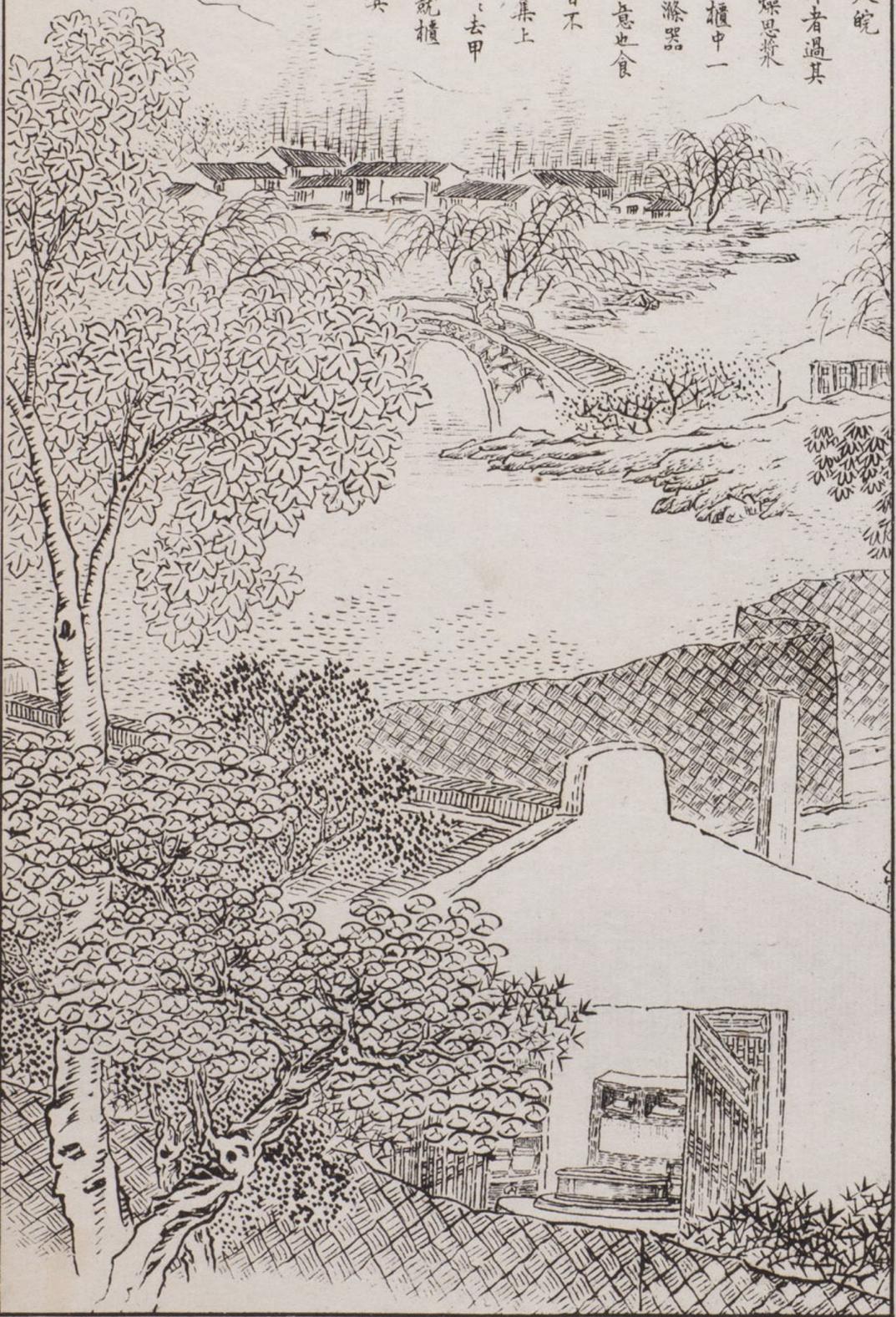
見財起意

揚城東三十餘里之馬家
橋有小集亦旅客往來可
以謀棲止者橋左有餅店魚
市酒菜杏帘一角斜挂
林梢大有雞聲茅店
月人跡板橋霜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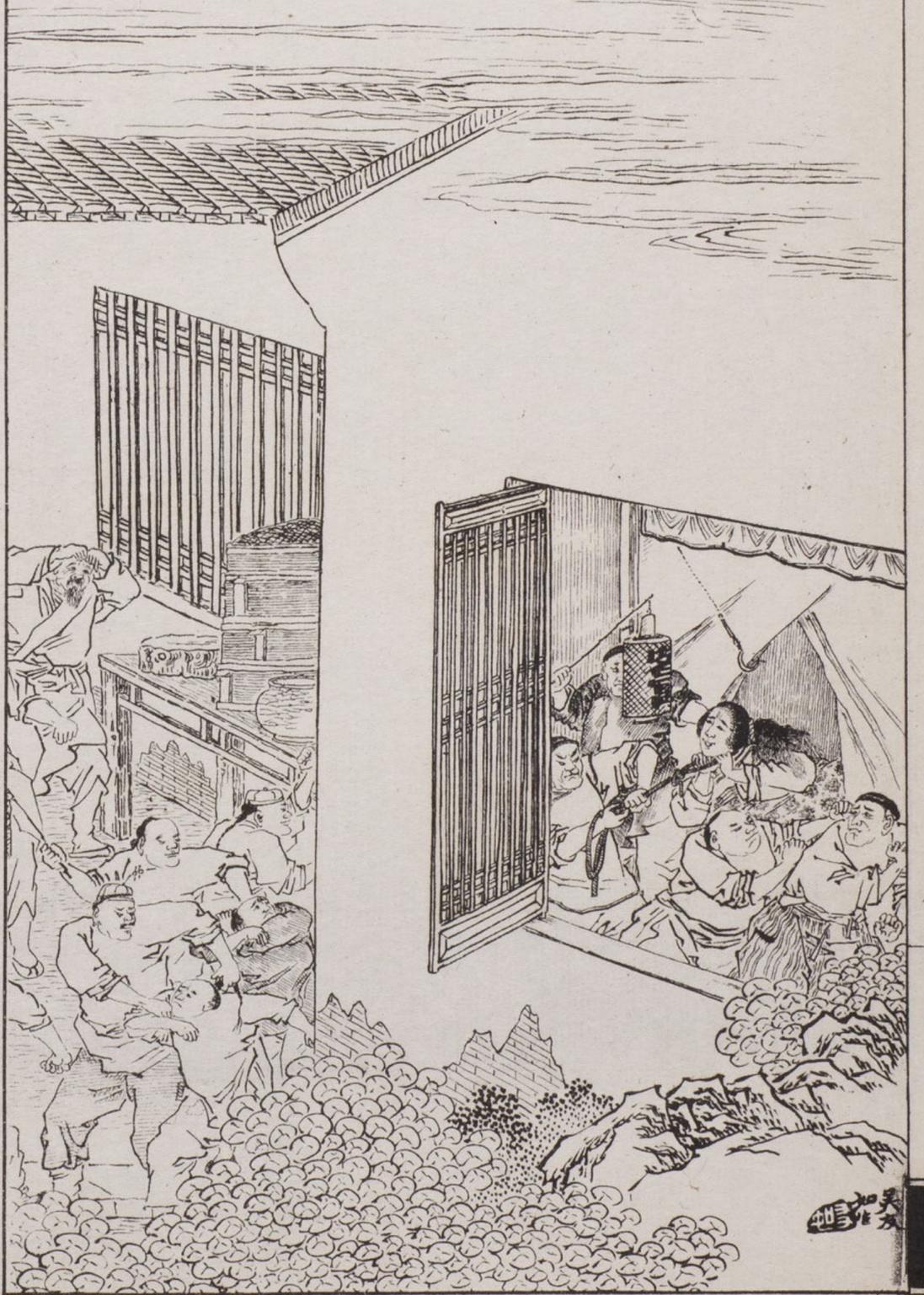


吳友如畫

一日有甲乙兩人晚
藉而趨遷於外者過其
地日丸欲墜口燥思漿
乃就飲以解渴櫃中一
中年婦當壚滌器
蹀躞其間不為意也食
頃乙謂甲曰今日不
及到揚城我往集上
招應所言已勿去甲
飲畢將往迎乙就櫃
付酒費婦觀其
有囊金也認
為有室可以下
榻誘入突前
掀甲髮曳
令倒地
夫從背
後握刀



效陳平宰社肉
 故事分切而下於
 鍋以為人不知鬼
 不覺也未幾已
 回向索甲婦
 辭以去久已尋
 不獲疑入烟
 最叢歸高獨
 宿倦極思寢
 店主參犬賴
 以司閤者入室
 狂吠衝衣使出
 乙知有異邀集高
 公數人尾犬所至
 及該店犬益號界
 於是掀圍入見竈
 下有燈燭然釜
 鍋中氣騰上揭



蓋視之則甲首
 尚可辨認也乃將
 該店四人扭送江都
 縣署不日將縲首
 市曹矣徵斯犬
 則甲之沈寃未
 知何日始能昭雪此
 犬亦神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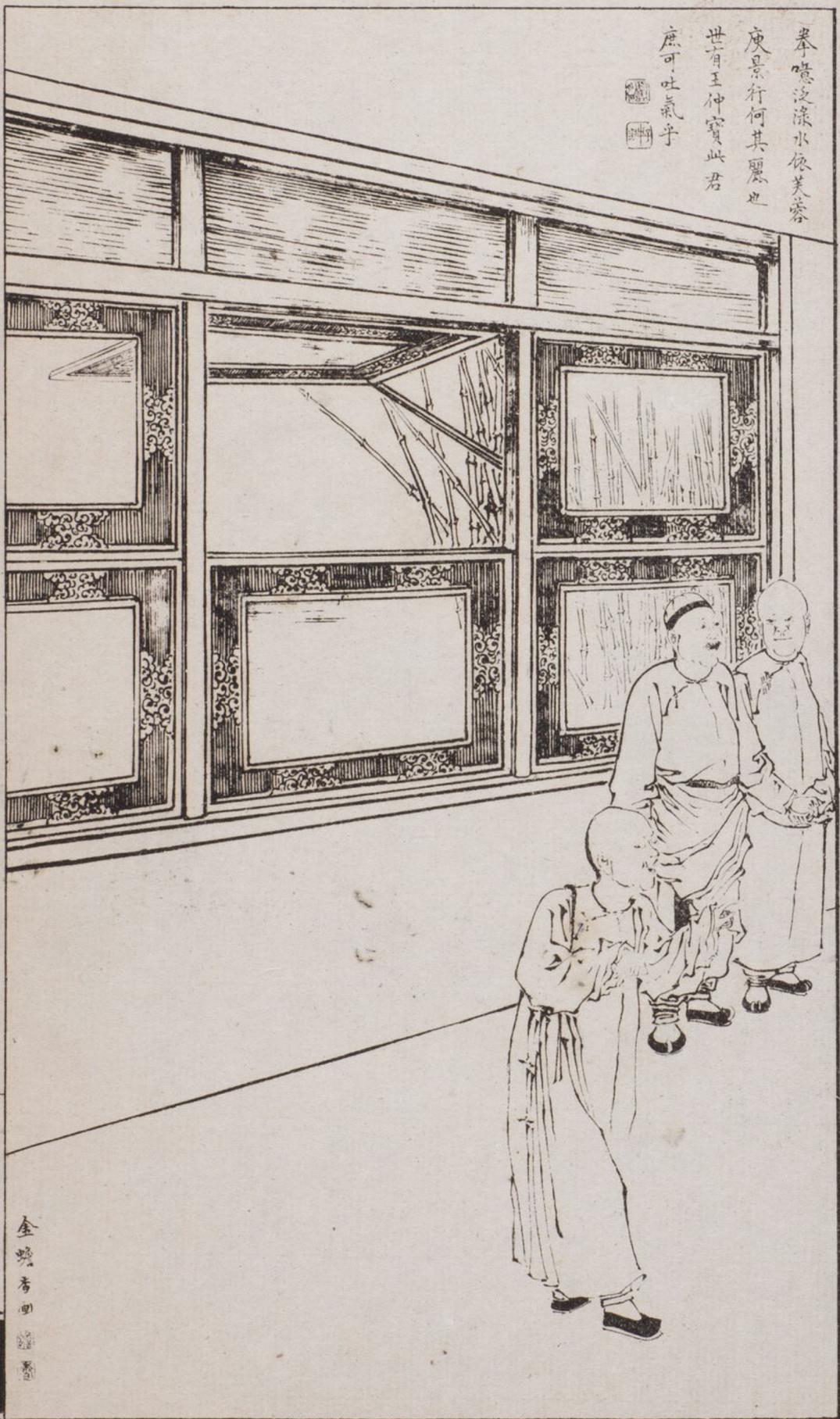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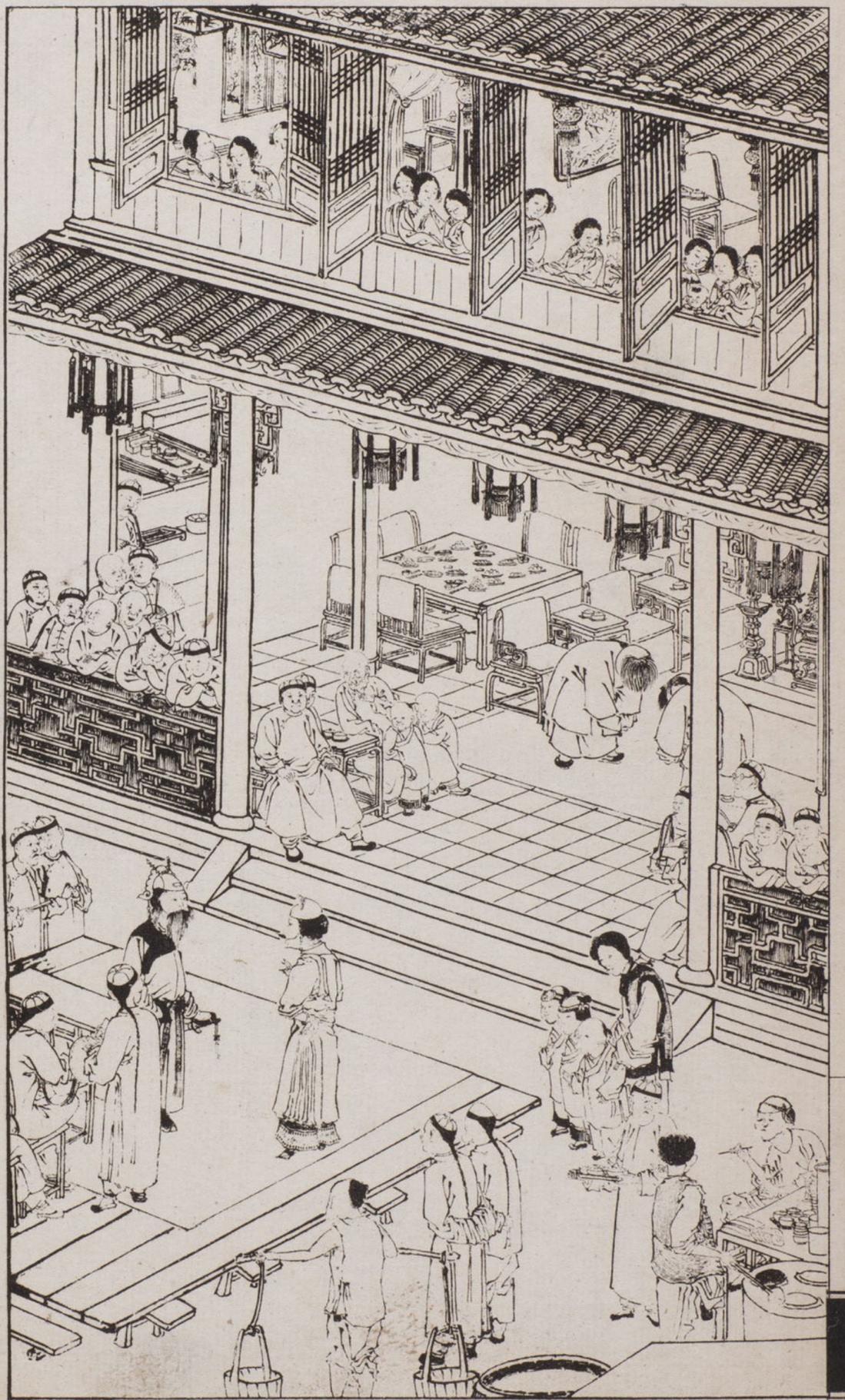
斯文塗炭

昔恨年、整金錢
為他人作嫁衣裳士
子讀書不得志專
恃管城子以覓生活
傷矣温州參我某胸
無點墨者也今年接
家時因未請幕友遂
以前任其遊我所延
某甲承其乏一切詳文
咨札既經委、某甲之
手而又強作解事胡
亂改竄某甲懼其誤
事也思為出谷遷喬
之計向索薪水翻櫻
其怒竟以難助奉尊



奉噫波涼水依芙蓉
庚景行何其麗也
世有王仲寶此君
庶可吐氣乎





海

秣陵東牌樓有張姓者縣役也
前日為懸孤吉日特召兩部女伶
在家合演絲竹文作賓筵四張入室

屋

者舉為主人壽
主人曰樂哉亦
極人生快意事
也無何福退災生
禍不旋踵本官惡其

添

越分登提到案皆責

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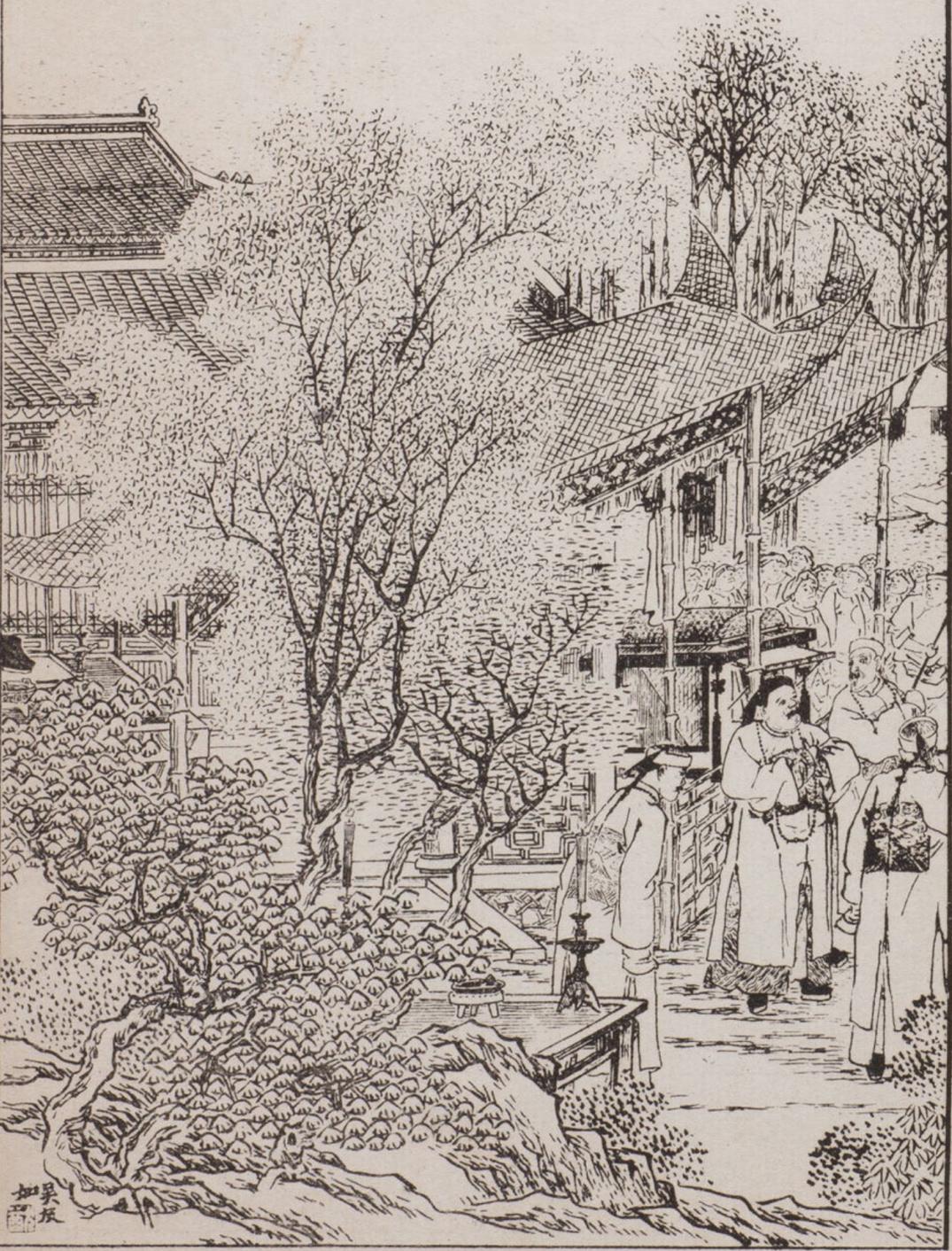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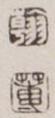
三千畢謂一日吾為爾
海屋添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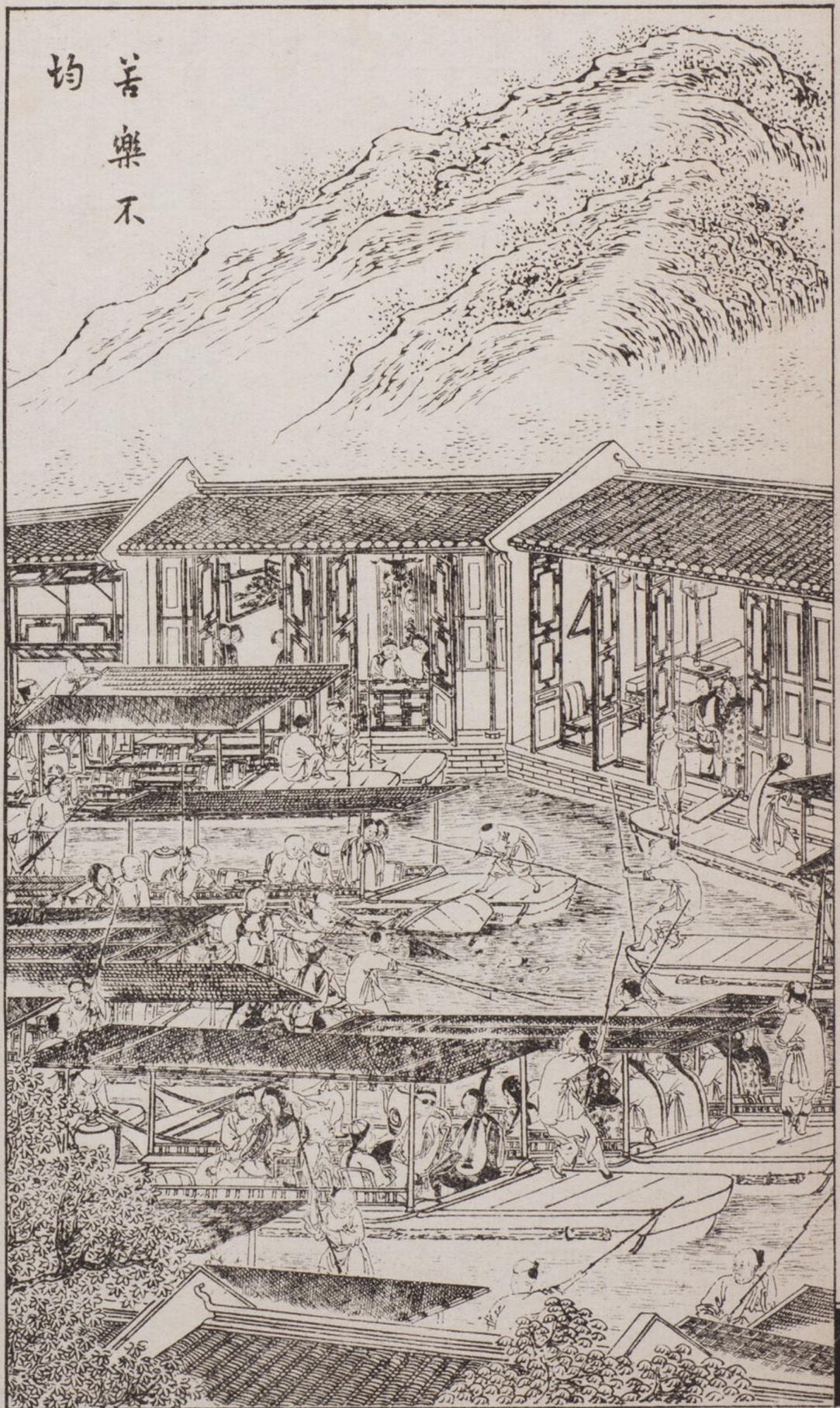
去思滋永



鐫碑頌政遮道乞
留古今有異治古今
無異民也天河兵備
道裕觀察長奉
命升授奉天府尹
潮在任時政尚嚴明
毋枉毋縱故闔境士民
畏之如神明愛之如
父母今去任紳耆祖
錢婦孺攀轅公亦當
願而樂之也有以報
國恩下有以慰民隱安
得天下臨民者而盡如
公哉



苦樂不均



春水未生秦淮清淺
燈船畫舸鱗次東遊
簫管一聲已與隔江
玉樹後庭花相應答
前日有一葉草船思趁
晚照出水西河以便來
早挂帆東下不意行至
桃葉渡忽被遊船擁擠
居居然犬牙相錯道
退兩難舟子只顧用力掙
扎未暇寬及船身載重
纔一歎側目者前後艙
已灌滿立即沈下人雖滅頂
而覺岸旋登尚為不幸中之
大幸耳

金瓶梅

桃葉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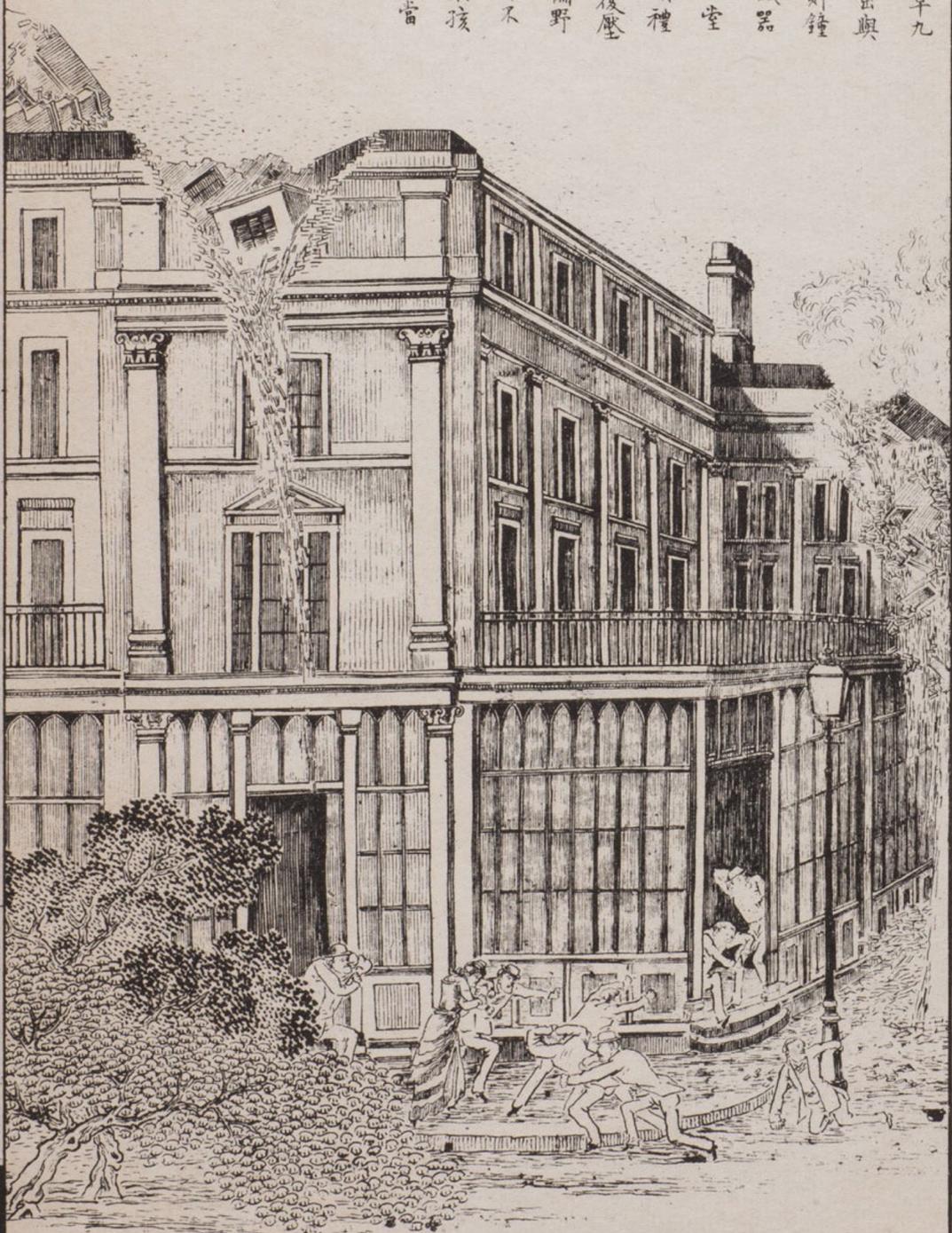
英國地震



吳友如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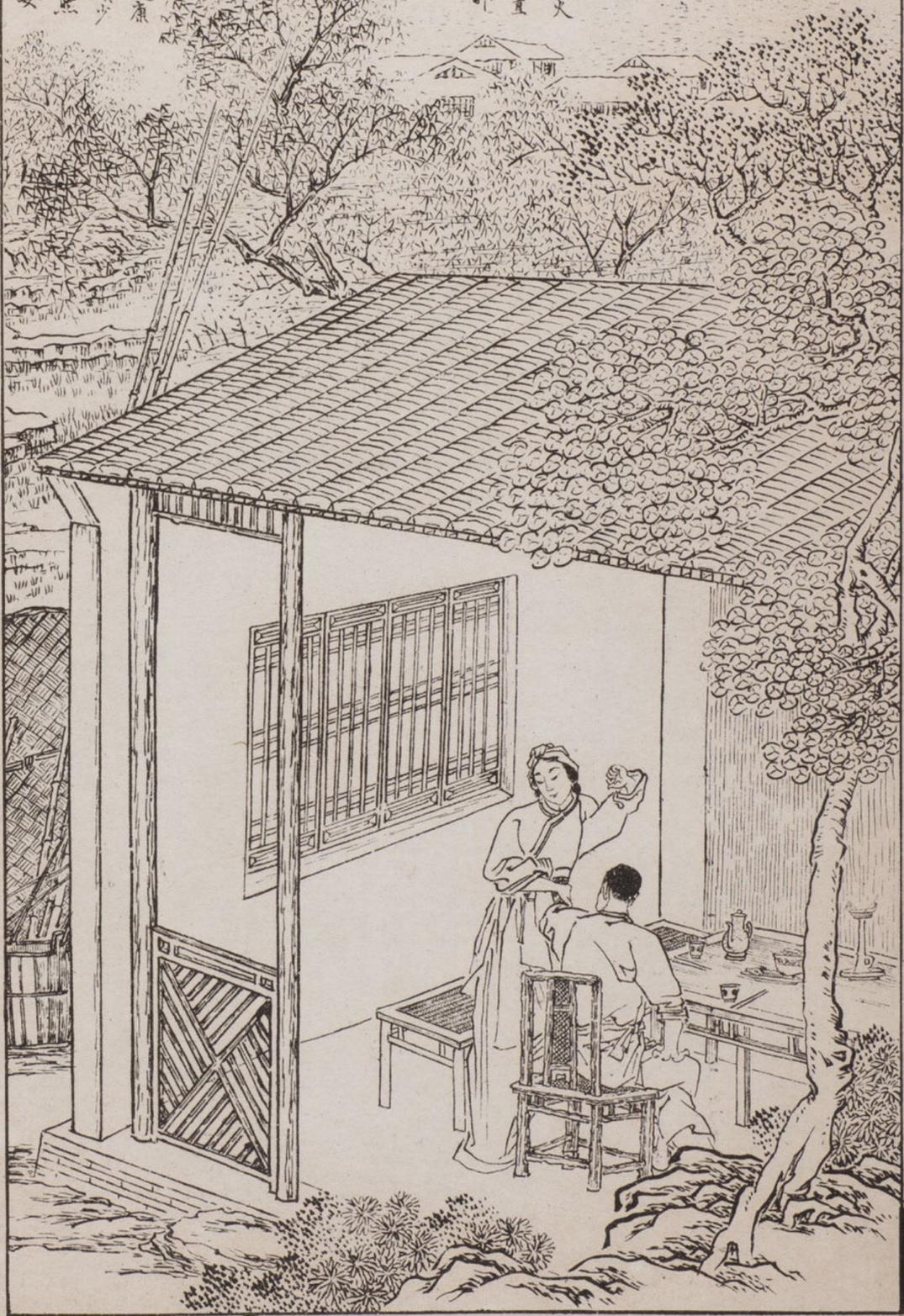
英國東邊地方於三月廿七日早九點半鐘地震其伊潑蘇依出與戈吉思德兩處為尤甚焉始則鐘鐸錚然作響俄而門戶震撼器皿俱徙移戈吉思德有大禮拜堂一所其塔高十五丈突然傾塌禮拜堂碎成齏粉居民亦覆壓不少一時奔避倉皇號哭徧野然猶幸在日間受傷之人雖不計其數而震死者則僅一小孩一婦人而已設在黑夜其禍當更有烈者然亦非常之災已

自記



人財兩失

距金陵八十里與白谷相接之處有小湖焉上承高鰲定浦下接丹陽大湖實帆樯孔道非荒汀冷港可比居人時聞湖中有鎗火聲然以事不干己姑置之湖之南半里許有郭某者崇明人初以耕湖濱張灘為業黃收金粟紅滴玉盞暇或信經捕魚雖長頸蝦豉牙薑相與搭貨於市日獲其利家遂康自以三十許人娶婦頗少艾力能舉盃光杵然青荷中婦鏡黃女



見拍尚堪顧影翩不似農家塵俗物也一日與孔有力之某甲相遇於市自稱亦崇明人彼此叙鄉誼酬飲食聞郭有錢鍾後願為傭郭食其直廉引與俱歸呼曰弟即釁下而嫂其妻次日甲請行龍敵郭二指示之甲果戴星出入辛苦異於常傭郭轉恨得甲晚夕之郭并瞻杏望蒲視昏戒旦志誣諸甲已則昕夕於市逐魚鹽權子母思以什一起家市上有點者為之主郭深信舍其家或數日不歸或數日一歸亦忽不暇問家計視家如傳舍不知甲自操家政早已移居於內軒睡乃兄之榻不啻食其肉而寢其皮矣一日郭忽乘暮歸不為備見妻與甲有皇遽狀心疑之徐察婦力詳然心終不釋婦恐其下逐客令也因謂甲曰子速去毋令彼牢籠我也蓋婦諗知甲為綠林之豪有巢穴以避禍而隱於傭事已解故令其速謀瓦全母為鏡破兩人之相期白首者非一日矣至是甲偽以索賞與郭口角且數郭妻而痛罵之恨出門郭果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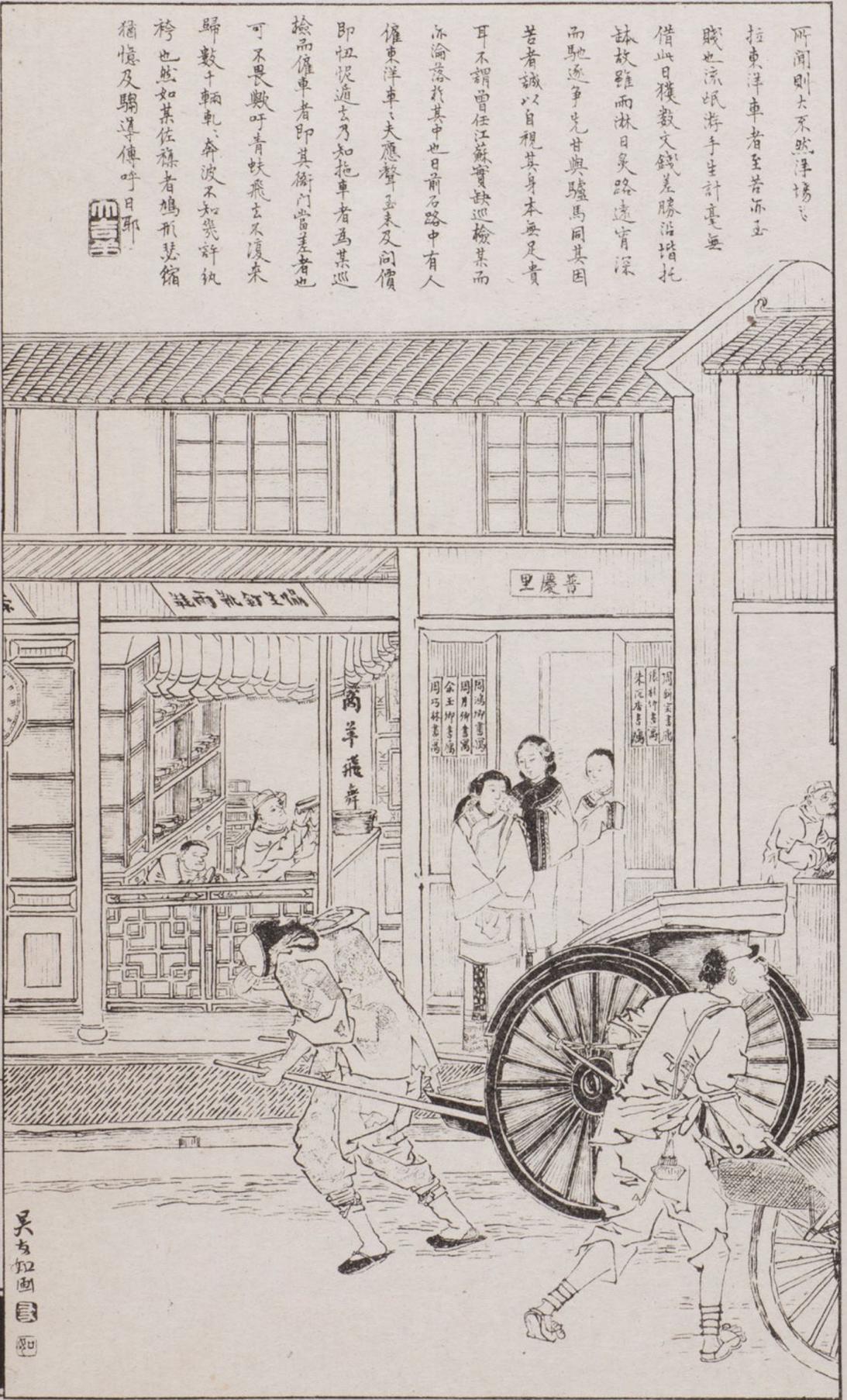


其妻待之如初妻又勸郭貸租於人
 厚其值三年不取息可免置傭工者
 又勸郭將肆中所入藏之內府不以太
 阿倒持於人又勸郭就家中宿自持
 門戶郭見其計殊切實頗自喜越
 兩月甲忽操扁舟泊湖側湖上人多
 語以似曾相識者甲亦以故燕歸來自
 認天將晚直詣郭宅伏牖下見郭
 據中庭方食即饒玉饜下與郭妻
 語所以妻且驚且慰舉案置郭前
 笑謂曰今日方得為梁鴻妻矣夜既
 半甲率六七八人破門入縛郭反接於
 柱以絮塞其口搬物既盡始負其
 妻而出且謂曰不勞君送急解纜
 矣天既明鄰人始來相視蓋
 盜以一人徧號於左右禁其出入
 而鄰佑無一人敢啟扉者郭得釋
 顧家中別無一
 長物放聲大哭
 自恨依然一耕
 灘窮漢也



不堪回首

任職祿職本是朝廷不甚
 愛惜之官然自其本身視
 之則固儼然一命之榮不
 與齊民為伍矣乃以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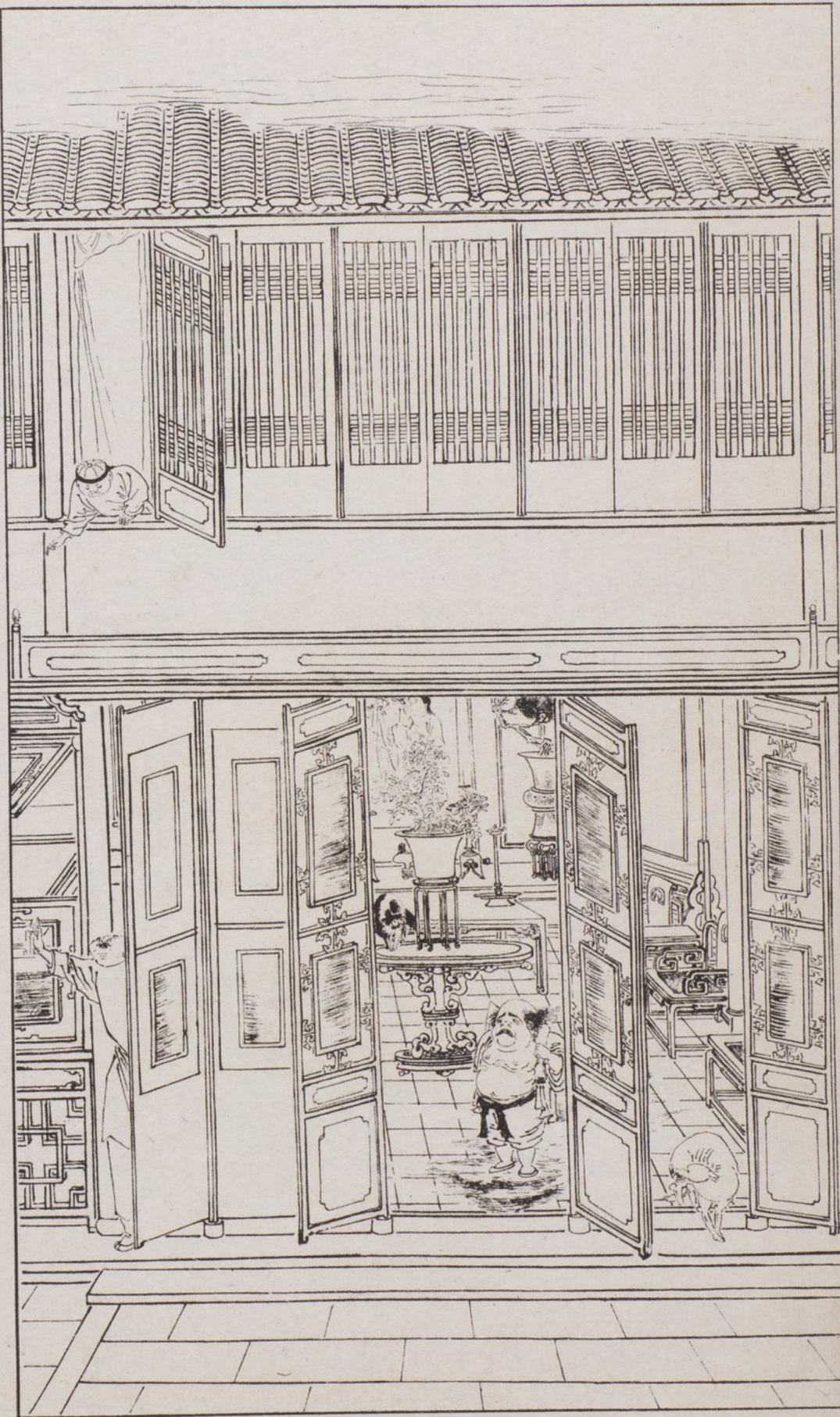


所聞則大不然浮場
 拉東洋車者至苦亦至
 賤也涼岷游手生計毫無
 借此日獲數文錢差勝沿路托
 鉢故雖而淋日矣路遠宵深
 而馳逐爭先甘與驢馬同其困
 苦者誠以自視其本身本無足貴
 耳不謂曾任江蘇寶缺巡檢某而
 亦淪落於其中也日前名路中有人
 僱東洋車、夫應聲至及問價
 即忸怩遁去乃知拖車者為某巡
 檢而僱車者即其衙門當差者也
 可不畏歎吁青蚨飛去不復來
 歸數十輛輒、奔波不知幾許執
 袴也然如某任祿者鳩形鵠縮
 猶憶及騎導傳呼日耶

病中易腿

杭城長慶街
某甲以酒為業
年來命途乖
舛賦閑家居適
日又抱沉痾漸
就羸瘠呻吟床
褥間生氣奄

僅存一息一日上燈後妻女下樓用晚膳短檠獨對無限感懷意似合眼睡去
恍惚有人直達臥室視之矮漢黑而肥肩負一腿云從清波門外來與君掉換不
俟問故即出力襲其左者而以負來一腿相與拍合不啻移花接木也某懼極聲
嘶妻女疑有他故亟奔樓頭偷詢鄰末更燭審視而兩腿之巨細判若天淵顧不奇哉夫
人精爽一養鬼物憑而為祟不必斥為事理之所必無特無解於持一腿來易一腿去豈若以清
波門外未於義何所取也姑存之以質世之博物君子



犬馬報主

劉伶荷牖李白哦詩名士襟期往往以麴藥為性命乃朝鮮之某甲有同嗜馬一日飲至酩酊行經毛洞街玉山頹矣遂酣眠於泥濘中其地僻處窮巷行人稀少只有數小孩在彼嬉戲不料突來數惡犬繞其身執將狂噬餐彼老饕蓋及乎瀕於危殆矣無何復來一犬耽



耽怒視大肆咆哮眾犬力不敵相率奔竄而某甲遂為驚醒小兒輩近前告語始知後來之犬乃某甲家所養之犬也時有好事者為作義犬歌以傳之不數日而有馬故主一事出焉





東城外某村某甲以牧馬為業雖非
 伯樂復生而維繫有時翁妹有侯以
 故馬亦引為知己而家道遂康一夜有
 二偷兒持械入室大恣搜掠已將財物
 捆縛欲負之而去忽馬從厩中運出
 嘶聲不已與盜相持某從夢中
 驚覺披衣起視則見一盜已被
 踢倒一盜呈遽欲遁遂被獲住
 天明解送有司衙門辦理二事
 相隔止數日皆確鑿夫
 食人祿者忠人事
 物類且然可以人而
 不如畜乎



惡 撞騙可

蘇城有專造偽物之某甲前月握戒指兩隻係銅質而麗以金者伺於道前街濟元當門口某有人受騙馬時適有某公館之老僕婦

奉主人命

抱古銅鼎

一尊就櫃

質錢當夥

估值四千元

以須質心

請益不可遂獲

鼎而行甲伺

既久知為可欺者伏其出戒指求為代質姬視其人貌羞縮而足趨趨似顧體面者憐而允之付以鼎屬代守及身入內而某甲即抱鼎逸去及雷影告以故而壁已入秦鳥半歸趙號啕大哭欲殺生姬固自思而若輩之為鬼為蜮混跡於鬧市場中者實繁有徒也所望賢有司嚴捕以治之也

圖



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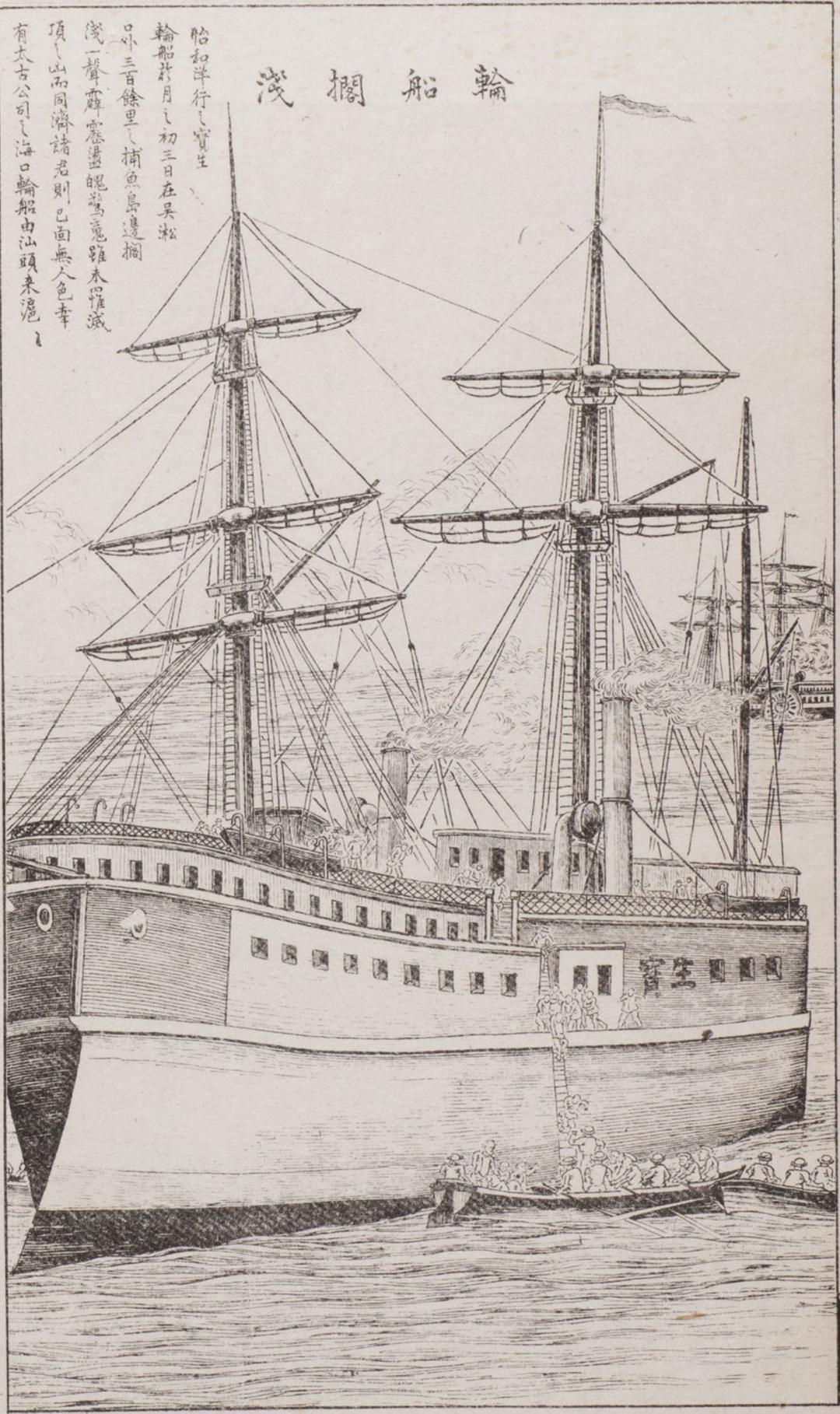
雷 殛 侍 者

雷殛一事西人不信謂礦伏地中鬱物必洩故始於春末歲於夏秋五冬則殺馬人自悞觸耳英國牧師某據一侍者僱南船由山東青州赴天津初七日舟次唐官屯雷電以風一震之歲將侍者提至岸上肩穴兩洞大如拳由胸至脇皮肉殘破而船挽則由頂則下有小痕深逾一寸寬約二寸餘俱無恙夫造物弄人恒多不解謂為悞觸亦未敢深信而不疑冥中殆別有權衡與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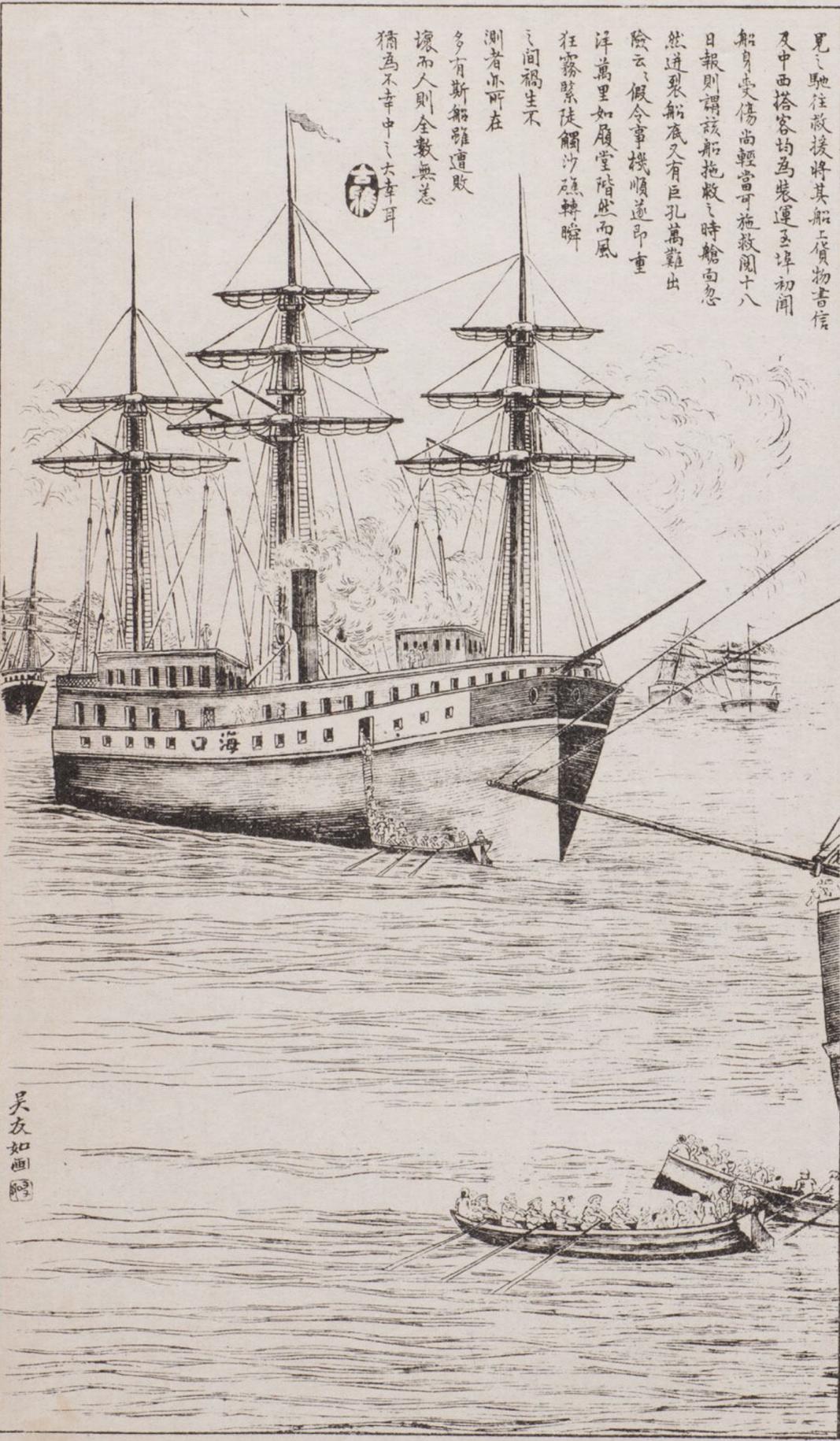


金蟾香



輪船擱淺

怡和洋行寶生
輪船於月初三日在吳淞
口外三百餘里捕魚島邊擱
淺一聲霹靂震盪船殼竟離木
頂山而回濟諸君則已面無人色幸
有太古公司海口輪船由汕頭來滬



見之馳往救接將其船上貨物書信
及中西搭客均為裝運至洋初聞
船身受傷尚輕當可施救閱十八
日報則謂該船拖救之時輪面忽
然迸裂船底又有巨孔萬難出
險云假令事機順遂即重
洋萬里如履堂階然而風
狂霧緊陡觸沙礁轉瞬
之間禍生不
測者亦所在
多有斯船雖遭敗
壞而人則全數無恙
猶為不幸中之大幸耳



夏姬再世

山右某翁在京貿易有年家頗充裕其妻
 孀均在原籍翁以縫紉需人且苦岑岑因
 謀諸媒媪訪有巨室之妻某氏夫故遺太夫
 人之命而欲改適者既艷於姿復饒於財翁
 乃百計得之既入門姑楊生梯歡好自不必
 言甫半載而舉一子非翁血脉也無何翁
 遺疾妻子聞訊星夜來京易篋而後媪
 室綜核翁之貫財市肆而以一酒肆一
 茶肆付氏曰汝母子好為之吃者不盡也
 先是翁在日氏好為某子戲微逐無
 虛日不足從之以燭流連忘返習以
 為常至是大婦家子扶柩旋里益
 無忌子亦染沈痾而日事遊蕩
 家道遂替一日氏臨鏡自照歎曰
 豈有荷頓可以立致而甘淪為原
 憲者乎屬家人秘其術親汝出
 門匿跡於素識李媪家
 媪固賭博之囊家也市
 塵年少藉作句
 雷山左某買
 確其財



張志瀛

性愛博捕間詣媪
 所見氏隱於幕間半
 面窺人極其嫵媚輒心為
 醉況媪執柯三五日間居然駕
 鸞交頸矣氏素機警有幹
 才自操家政有條不紊內外
 出入無累泰差主人愛其能益
 暱之俾司筭鑰初不寒太
 阿之倒持也其子自母出
 門後益無聊賴藉媪力
 偽為氏之親串得達實室
 往來既數飽遺自多子促母
 歸氏曰母亟將有待時屆歲
 關實有急需檢取蓄積十無
 二三語氏不承遂占脫輻日夕
 詬罵且欲鳴官實不堪其擾
 自悔其非願還婚東更與
 多金以遣之歸人竊有以
 聞葺議賣者然而葺海無
 邊回頭是岸實亦見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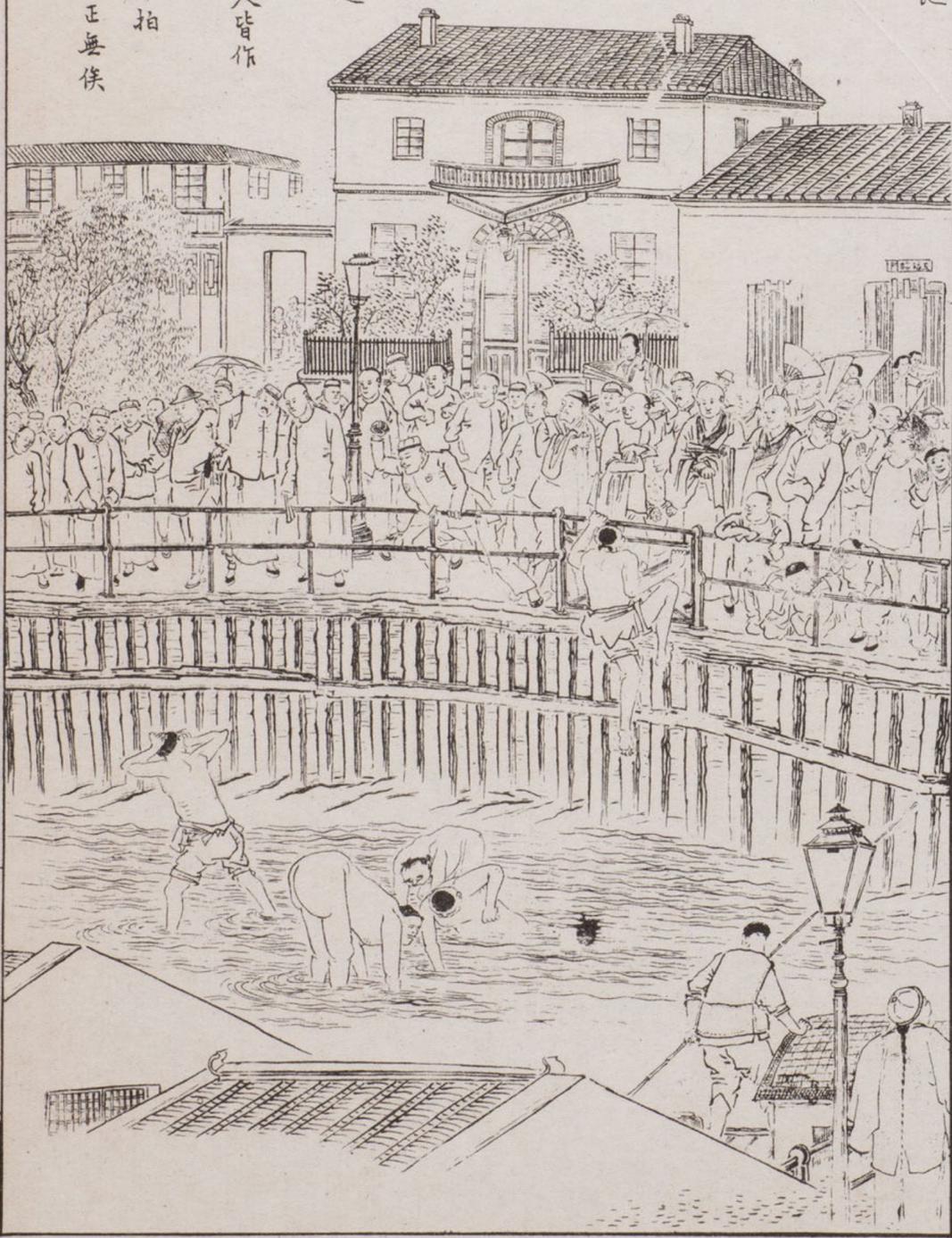


奇形畢露



吳猷

自泰西脫影之法行而隨地
皆可拍照尺幅十里
纖悉靡遺人巧奪天工
洵非虛語也滬
埠之洋涇橋河雖不
寬闊而潮水盛漲時舟楫
往來頗夥日前有
華人某乘小艇容與
中流意頗自得
偶不謹慎其手持之
洋三十元掉落
河中輾轉躊躇俟朝退
設法撈摸岸上有知之
者赤體下河莫有所獲行人皆作
壁上觀有業照相者見
人頭如蟻據鏡箱雜稠人中拍
一照去醜態奇形活現紙上正無俟
溫嶠之然犀已



厘卡積弊

閱報登有抗城厘卡巡丁司
事表裏為奸商情大困一
則往者僅在蘇亦親嘗其
味姑就身受者而申言之感豐
初髮逆披猖蹂躪粵偏天下握兵
柄者若於餉項奇絀難賊無下手處
議於克復地方奏設厘卡抽收助餉原
屬一時權宜之舉其時商民望治迫切
故輸捐者不但無吝色且無機心嗣後各
省漸就肅清強吏猶以善後事宜百
廢待舉一時不能遽撤為言不謂德



馬忽焉垂于年從前官官屢登奏
牘 朝廷亦知於民不便 飭各省大吏規
復舊制不得藉詞阻撓議者謂見諸
諭旨民困可稍蘇矣乃旋有以帑項支
絀軍需浩繁入告者而其事遂寢迄
於今再無有以此事為言者矣
市道之衰於今為烈而推原其故
則抽厘雜稅為重猶屬小民應
輸之款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化日光天
得鼓腹以遊其下者皆 君上賜也
豈敢吝此區區便生怨望我惟卡員不
得其人斯罪上凌下無所不至耳竊
誓不多取者十無一歸公絕不染指者百
無一言公則憂繳數之不長言私則念
得差之匪易於是捐之不足而議罰之
名而訛款花名不對分量不符而意雷
難藉端勒索行商切齒坐賈刺骨
顧若夫高謀生路察此市面之所
為蕭瑟而厘金之所以年不如年也
差夫巡丁司事猶大也不有殊者其
敢舞爪張牙而肆噬我莫足責我
莫足怪哉



淘井得銀

聞之除人世之害者受人世之利盡
一己之勞者享一己之福金陵湖南
會館照壁外有一井固所謂取之



無禁用以不竭者也今春突然
寒飲此水者每患河魚之疾入夏
以來倍形乾涸左近某絲絲坊通
以新絲上市停凍店夥等無所事
願淘井使清以便居民乃浮泥甫止
井底若有刻足者初猶以為瓦石摺
角也視之則錫燭臺銅香爐耳加
淘汰則有翡翠晉玉器數件旁
有一岳上布泉刀若干傾所有則
白銀藏馬蹄白坊主

且驚且喜并願
出若干金以修街
市井泉及清理
官溝之用所餘之項
悉四隣分與眾夥
說者曰坊影固因
勞而得利坊主亦
樂指之曾無賢主
嘉賓世所罕觀聞是
井自南京恢復後
未經淘過此寶殆
髮逆踞城時所遺
與(自)然



倫常乖

謬

候補都司張登五

奸占姪女一案早列

奏章張逃匿後盤

川消之而又懸念急

中人不置潛回山陽

原籍欲以扁舟一葉

載西施作五湖遊其

婢偵知首於官差復登

門張知事洩懷小洋鎗

而出將為脫逃計也詎差

役早作準備刀棍交下

張力不敵遂被獲押赴山陽

邑尊畧訊數言即命監禁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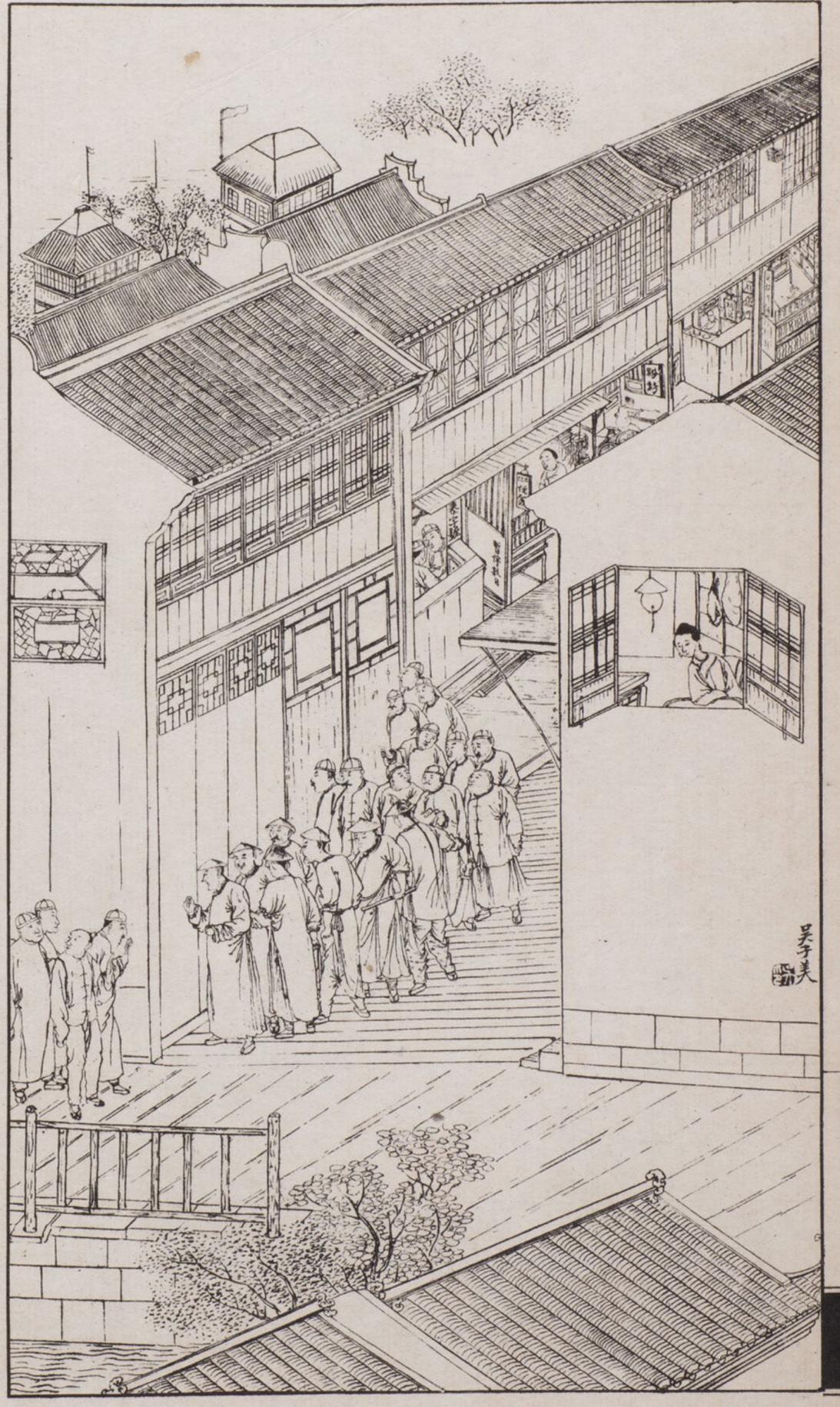
新臺有泚中其難言其不為

孔子所刪者將以垂教鑒也武

夫不讀書故甘冒實倫而不悔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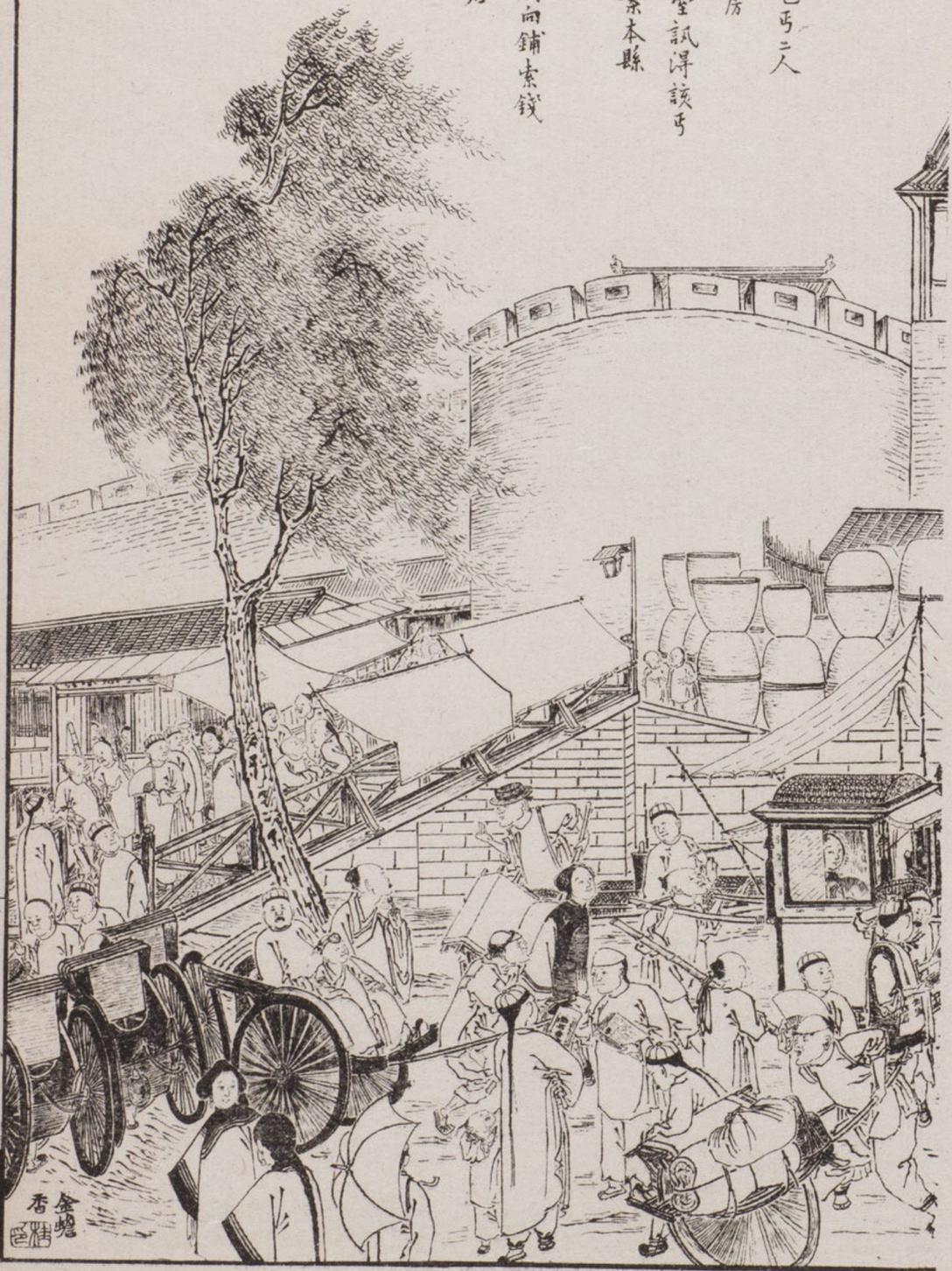
丙吉年



吳子美

懲辦假犯

日前滬城新北門外有乞丐二人
頸繫鐵鍊肩負巨石捕房
見其形踪詭異獲解公堂訊得該丐
常欺人其父洪貴曾犯案本縣
地方官責令負此二物挨
戶乞食父死于襲以其向鋪索錢
較易他丐耳夫犯非美名
乞丐非恒業也而二人
者乃樂得而冒襲
之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倘亦所謂別有肺
腸乎



暹

羅

白

象

象出暹羅而白象則殊不易得
美國人有養獸者羅

諸獸以供人觀玩藉此獲利故購
一白象求之暹羅境內

久而弗得今年竟得一頭命名
曰東光其色較尋常灰

色為淺如白灰者然并界帶淺
紅色竟得之後置之籠

中裝入輪船忽遭風船身欹側
籠遂倒而籠門頓碎象

逸出象奔以山崖為限而時適
有廣橋在旁立食盡厥

後象奴仍以法閉置籠中先載
至法國由法赴紐約觀者

甚眾繼又載至飛來對立飛
鴉地方眾觀者益甚刻

下尚在該處據聞是象僅生
六年其牙尚在初出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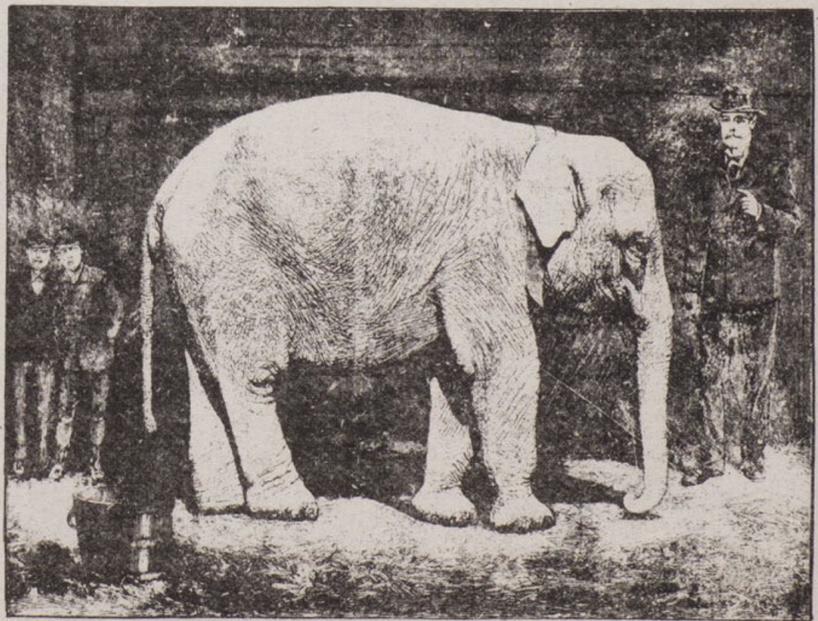
羅人爭象為神故該象在
暹羅時名之曰食虎云

VOLUME XXVIII, NO. 1156

HARPER'S WEEKLY



LIEUTENANT GREELY AND HIS PARTY—Photographed by G. W. Rice.—[See Page 251.]



THE LIGHT OF ASIA—WHITE ELEPHANT FROM SIAM—Photographed by G. W. Rice.—[See Page 15.]

美使抵漢

美國欽差揚大臣

乘美國兵

船到漢口率

同水師提督

及兵官數人

拜會兩湖

督憲督憲

派委員迎迓

入署款以酒筵

翌日督憲赫

列儀仗至美

兵船回拜出

署時鳴砲一

聲護衛兵丁

分隊站立

江干旗幟飄

如茶如火

督憲到美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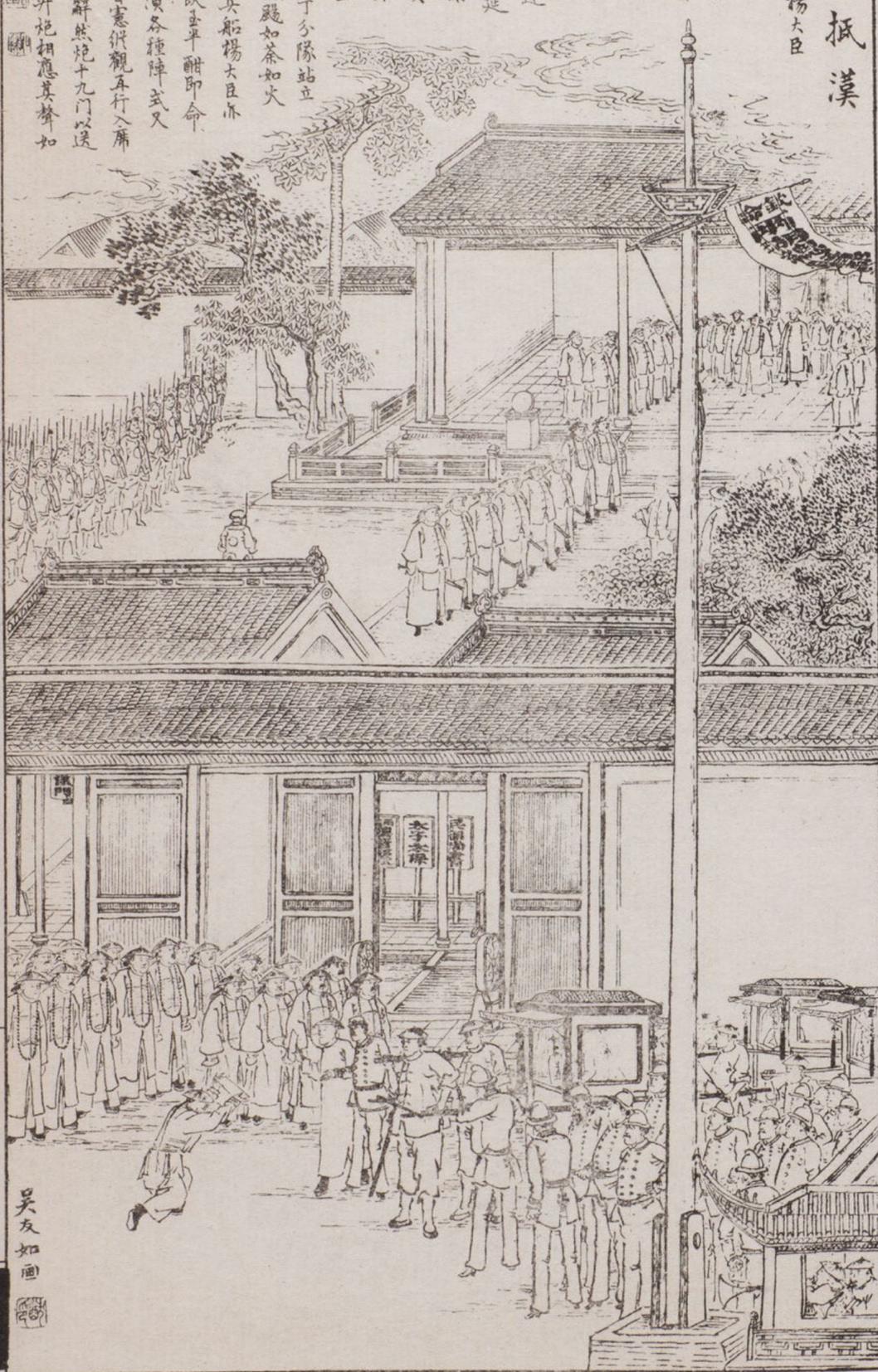
船揚大臣亦

張筵款待飲

半酣即命

船上兵丁操

演各種陣式



四十二

吳友如画



公主入

朝

固倫公主

恭王之

郡主也

十六日以王功在社稷

故撫郡主

如所生號

固倫公主

昔者漢以衛青

外戚勳高子

猶在襁褓皆

封侯况乎金

枝玉葉象出

天潢尤非外戚

所可比乎夫

天家眷屬豈易

仰瞻今以入宮

朝觀之故前遊

後擁儀衛盛陳

街市所過萬民屏

息見者咸歎為榮

幸非常云

深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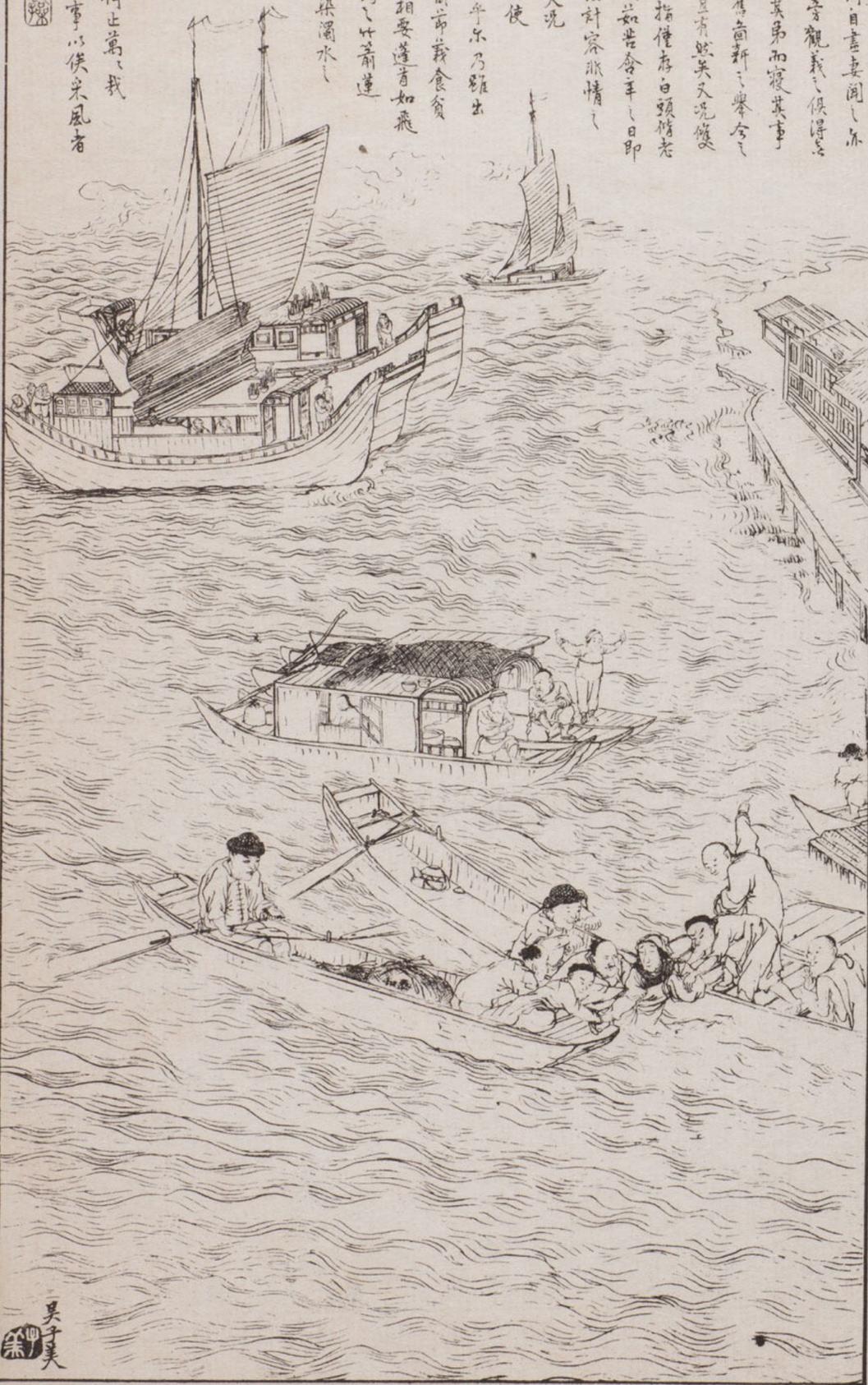


義婦可風

漢皇為洋街一都會
 會館前舟以就餽
 者去遠近中有一船
 橋之者為黃陂縣人
 夫婦二人外并借一弟
 弟素名類不可計此事
 而兄以手是理不忍棄之
 以感其生加位漢籍只
 兄仍以此弟為不籍籍
 一日兄抱弟出外與弟將
 款款意將叔嫂信寄貨
 兄聞之不能為遠引計不
 能為先發計又念弟自己
 情情真猶得相也為生一旦
 離披必上就麗漢籍計也



所出赴河自去妻聞亦
 借遊馬等觀義俱得志
 急遂逐其弟而寢其事
 嗟乎念有齒新之舉今
 屆黃家且有然矣又况復
 畔已矣十指僅存日頭借老
 之謀名報茹苦含辛日即
 使中途改計容狀情一
 所有乎又况
 有以迫之使
 得所藉口乎尔乃雖出
 寒微偏所常我食貧
 既又同穴相要蓬者如飛
 式徒有均之竹蕭蓮
 心自苦及渠濁水
 汗泥以
 視席
 豐履
 厚致
 隨石節
 者相去何止萬我
 爰書其事以俟采風者
 述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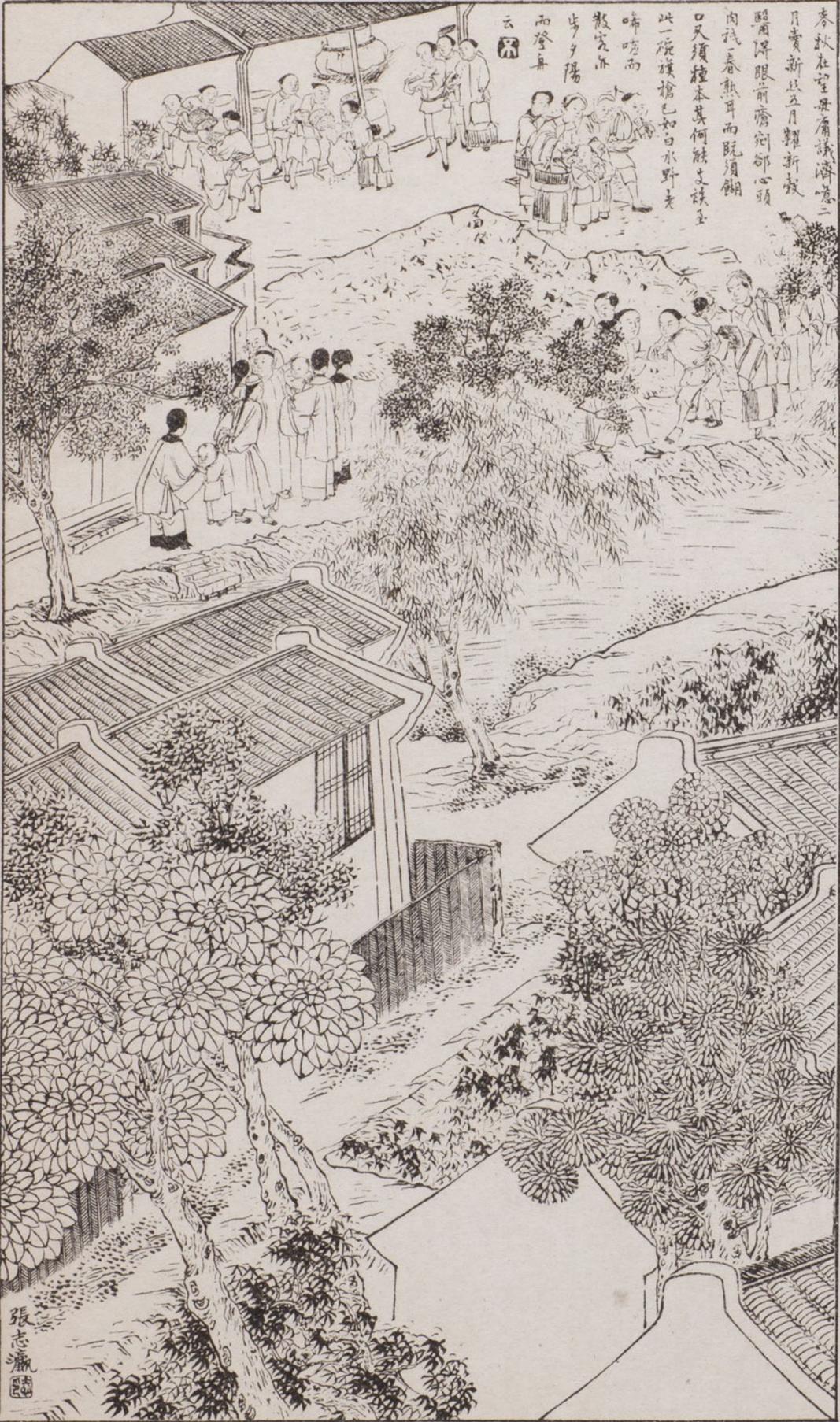


野老閒談

有客買棹赴吳中風於黃渡浦登岸獨
行入茶肆吸茗消閒邊坐四五野老相謂曰
鎮北巷倉穀鎮南剝皮肉意以為此間
必有田產而漁事者論野老曰否
昔樂不均年夏雨隔田生食亦知此鎮以
一水為界牛鎮北為嘉定鎮南為
青浦去秋風災木橋被雷方二十里
內初無所謂南熟而北荒也今日鎮北
倉穀口升小半男婦老幼相慶
於道鎮南設粥局適縣大夫
翁來比限高坐堂皇各高地保既
增下徵數不足皆責五百頃受
管者已十餘人敲朴之聲
與隔河唱苦之聲相應
谷可為長歎息也公曰鎮
南無紳士為清崇崇乎
答曰紳士於二月間進
誠會同城紳商思其
時隣境之災請者未
奉憲批城紳憂在觀望訂
以星緩請前止海嘉嘉定等縣皆
蒙批准乃始呈票又值縣試不
理公事三月抄奉到縣批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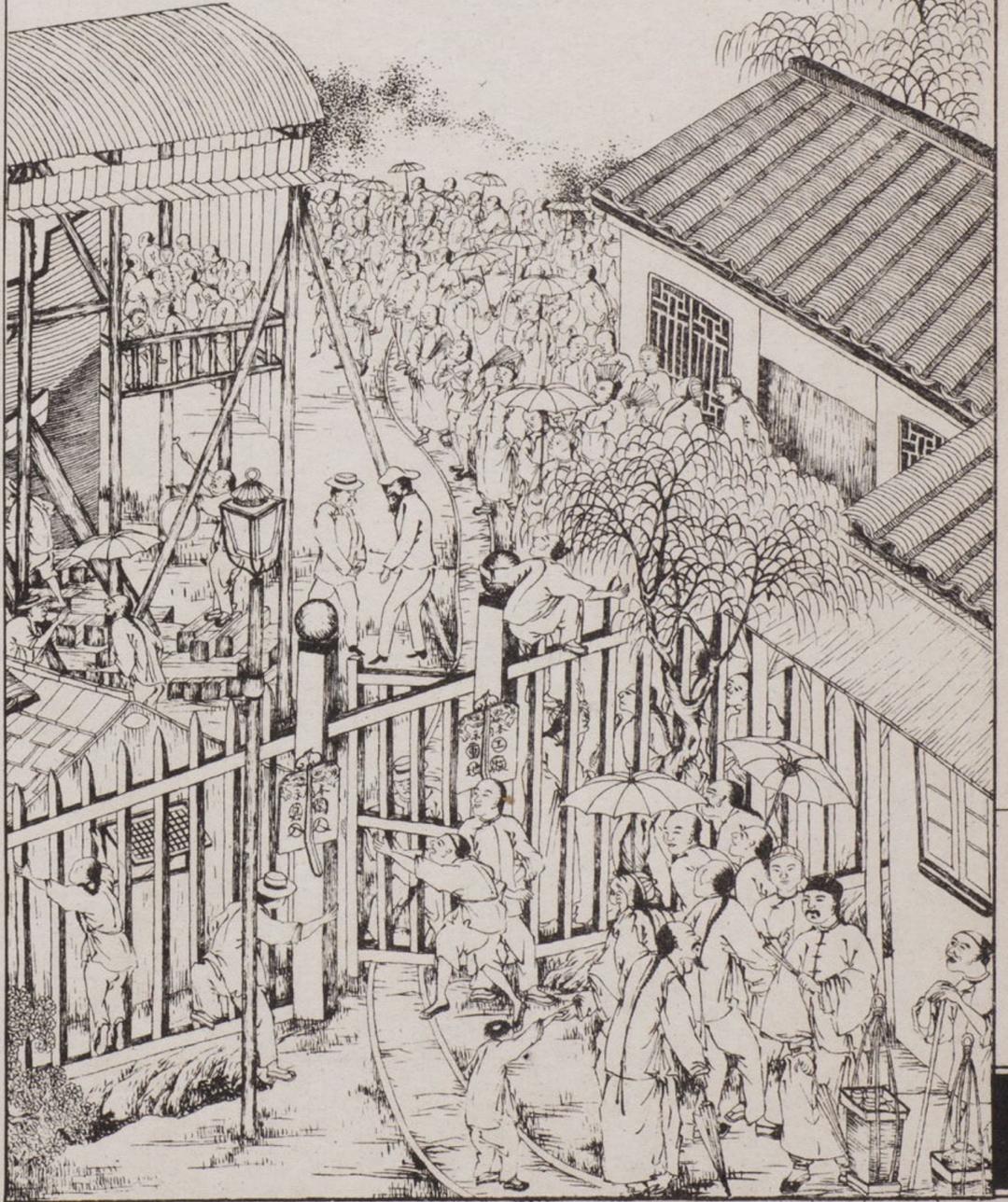


春秋在室毋庸議濟卷二
月費新且五月難新叔
願得眼前齋劍卻心頭
肉我春熟耳而既須餬
口又須種本其何能文殊至
此一院旗槍已如白水野老
啼嗚而
散矣亦
步夕陽
而登舟
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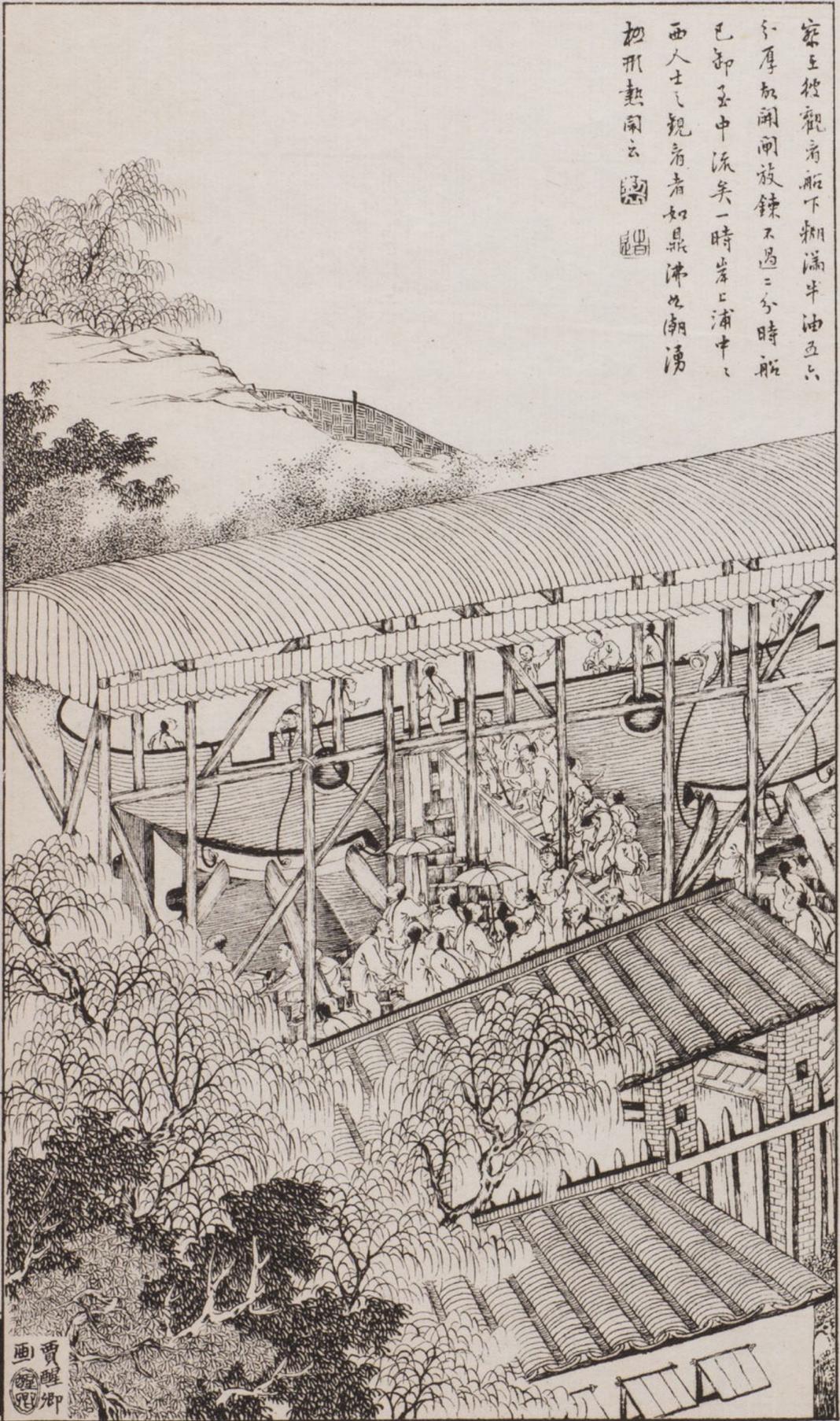
水下船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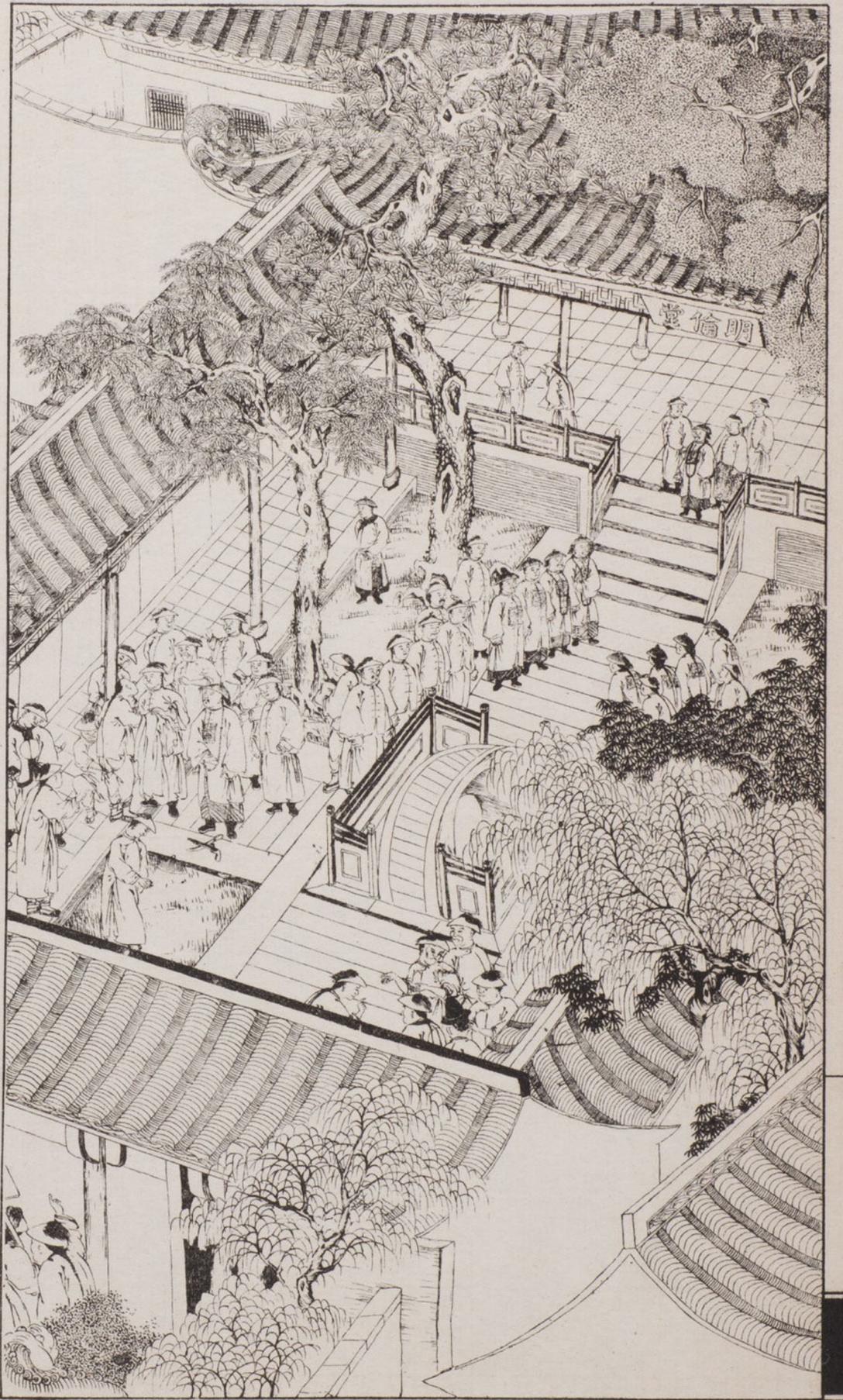
前者查大司馬飭令本埠製造局趕造鋼板輪船一艘現已工竣下水其長有二百七十七英尺闊五十三英尺深則二十三英尺入水一丈四尺重則一千四百七十七噸機器有二十四百匹馬力艙面兩旁置砲六尊每尊容七十磅彈子首尾各置大砲一尊容能容二百磅彈子每點鐘能走十六個鐘頭惟艙面之門窗及桅桿等物尚未裝好下水之日局中正副和總辦隨同蘇松太道邵觀察



察王被觀者船下潮滿半油五六分厚船開後鍊不過二分時船已卸至中流矣一時岸上浦中西人士之觀看者如鼎沸也潮湧初形熱鬧云

圖





革負病瘋

前者浙藩司德方伯詣

文廟拈香有已革候補知縣陳某徘徊門左錢塘

縣程邑尊見其形跡可疑命役盤詰搜出

洋銀一桿小刀一柄程邑尊帶至杭州請

示方伯承於是刻開信面稟撫憲即飭獄

局訊問該革負此似瘋癲者拆被參

後家累甚重不能回里頃聞公稟明

上憲倘或不准願自死於階

下云之局負據情上稟刻

下聞已批准祇作瘋子以

理想大憲有好生之德

負亦嘗有悔罪之忱矣



賈醒師畫

追 踪 屈 子

蕪湖端陽節有龍舟競渡之舉爭先鬥捷各奏爾能時適有湖南煤船泊於此船中東夥十餘人蒲觴醉後逸興遙飛戲以划船裝作龍舟模樣相隨大隊容與中流不料一轉側間竟作紫蓋翻身之態所幸眾人熟於水性如點水蜻蜓歛足赴岸內有兩人費其餘勇躍登船背若無所謂敗興也者觀者無不相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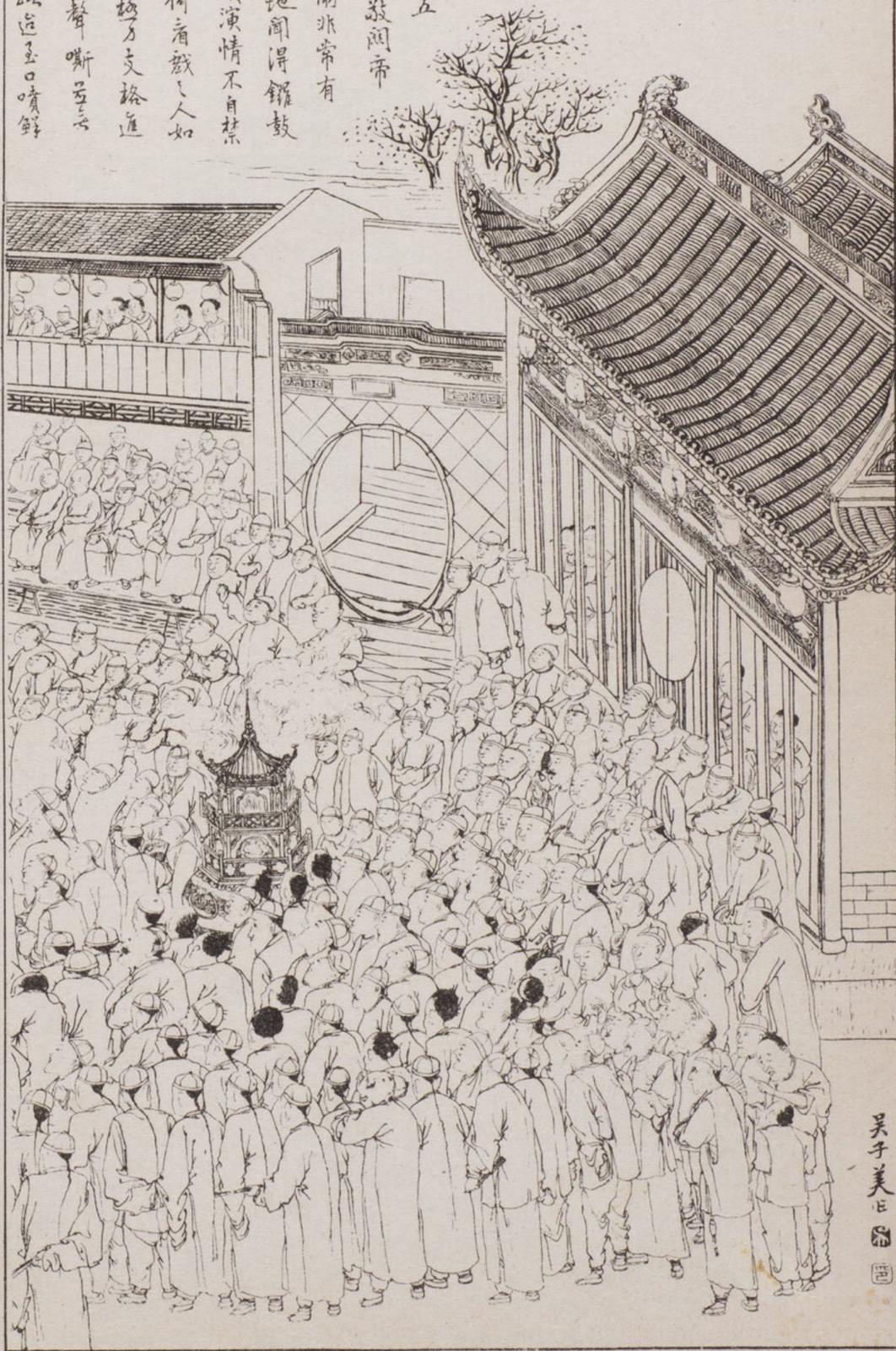
金塘香

拍手歎為奇觀逾時擬船近岸及之使正一人忽滾入江心比及救起則已追蹤屈大夫矣水懦弱民神而玩之故多死焉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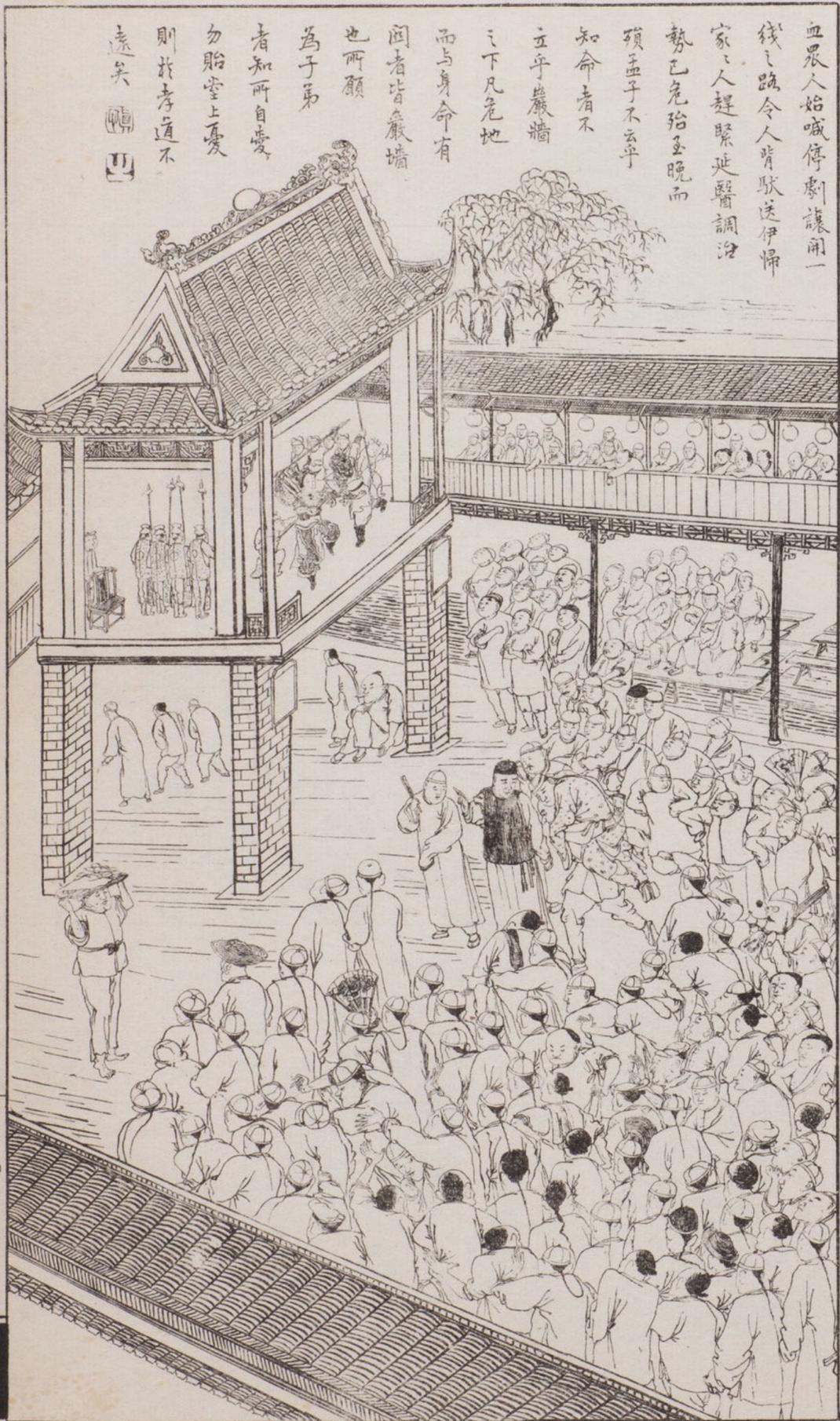
看戲輒傷

京口西門外廣
東會館例於五
月十三日演戲敬閱帝
游人雜沓熱鬧非常有
某姓子經其地聞得鑼鼓
聲喧甚方開演情不自禁
逐隊以嬉名何者戲人如
潮湧入某子極力支格道
退而難懼極聲嘶力竭
一人代謀出路迨至口噴鮮



吳子美

血眾人始喊停劇讓開一
錢之路令人背駭送伊歸
家之人趕緊延醫調治
勢已危殆至晚而
殞孟子不云乎
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
之下凡危地
而身命有
闕者皆巖牆
也所願
為子弟
者知所自愛
勿貽堂上憂
則於孝道不
遠矣



私律斃人

美國馬利尼地方有深山數千
里林木蒼鬱人跡罕到近有數
千人在彼開礦該處向無官長
管理民情過有偷盜殺傷等
事眾人在暗裏商議定後將
該人拿來處死行於黑夜
名曰抹志律法其律非設於
國非行於官實是私拿私辦
故自會議以這得人處死之際
眾人均以布抹其面并將平
時所穿衣服盡行改換
使人不知議者為誰行
者為誰耳近來
華人出洋
者多矣留
心風土人情
者似宜稍
問津耳

